



困學紀聞卷之九

天門東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天道

三五曆紀天去地九萬里淮南子以為五億萬里春秋元命包陽極於九周天八十一萬里洛書甄曜度一度千九百三十二里天地相去十七萬八千五百里孝經援神契周天七衡六間相去萬九千里八百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合十一萬九千里從內衡以至中衡中衡以至外衡各五萬九千五里關令內傳天地南午北子相去九千萬里東卯

西酉亦九千萬里四隅空相去九千萬里天去地
四十千萬里天有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里地
亦如之各以四海爲脉論衡天行三百六十五度
積凡七十三萬里天去地六萬餘里靈憲自地至
天一億萬六千二百五十里垂天之晷薄地之儀
皆千里而差一寸周髀天離地八萬里冬至之日
雖在外衡常出極下地上三萬里周禮疏案考靈
耀從上臨下八萬里天以圓覆地以方載河圖括
地象西北爲天門東南爲地戶天門無上地戶無
下極廣長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東西二億

三萬三千里廣雅天園南北二億三萬二千五百
里七十五步東西短減四步周六億十萬七百里
二十五步從地至天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七里
半下度地之厚與天高等天度云東方七宿七十
五度南方七宿百一十一度西方七宿八十度北
方七宿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四方三百六十五
度四分度之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二十八宿
間相距積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
千九百七十里月令正義考靈耀云一度二千九
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二百四十八

周天百七萬一千里是天圓周之里數也以圍三
徑一言之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二十八宿周
迴直徑之數也然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
萬五千里是爲四遊之極謂之四表據四表之內
并星宿內總三十八萬七千里天之中央上下正
半之處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於中是地去
天之數也安定胡先生云南樞入地下三十六度
北樞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此天形也一晝
一夜之間凡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謂之一
息一息之間天行八十餘里人之二晝一夜有一

萬三千六百餘息是故一晝一夜而天行九十餘
萬里致堂胡氏謂天雖對地而名未易以智識窺
非地爲有方所可議之比也

河圖括地象云天左動起於牽牛地右動起於畢戶
子云天左舒而起牽牛地右闢而起畢昴

爾雅註
牽牛斗

者日月五星之所
終始故謂之星紀

楊倞注荀子云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盡皆天也
其說本於張湛列子注謂自地而上則皆天矣故
俯仰喘息未始離天也

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又曰

地在太虛之中大氣舉之道書謂風澤洞虛金剛
乘天佛書謂地輪依水輪水輪依風輪風輪依虛
空虛空無所依風澤洞虛者風爲風輪所謂大氣
舉之也澤爲水輪所謂浮天載地也金剛乘天者
道家謂之剛風岐伯謂之大氣葛稚川云自地而
上四千里之外其氣剛勁者是也張湛解列子湯
問曰太虛無窮天地有限朱文公曰天之形雖包
於地之外而其氣常行乎地之中則風輪依虛空
可見矣

三禮義宗天有四和崑崙之四方其氣和暖謂之和
天道左轉一日一夜轉過一度日月左行於天而
轉一日一夜市於四和愚按周髀云天地四極四
和注謂四和者謂之極子午卯酉得東西南北之
中義宗之說本此

白虎通曰日月徑千里徐整長曆曰大星徑百里中
星五十小星三十晉魯勝正天論謂以冬至之後
立晷測影準度日月星案日月裁徑百里無千里
星十里不百里未詳其說

月令正義引前漢律歷志二十八宿之度不載四分
度之一愚謂天度列爲二十八宿唯斗有餘分續

漢志斗二十六

四分退二

晉志斗二十六

五分

皆有

餘分唐一行謂太初歷今赤道星度其遺法也續

漢志黃道度與前志不同賈逵論云五紀論日月

循黃道南至牽牛北至東井率日月行一度月行

十三度十九分度七今史官一以赤道為度不與

日月行同而沈存中謂二十八宿度數皆以赤道

為法唯黃道度有不全度者蓋黃道有斜有直故

度數與赤道不等蔡伯靜亦謂曆家欲求日月交

會故以赤道為起筭之法月令正義引赤道度其

以是歟

淮南子天文訓箕十一四分一與漢晉志不同

日右轉星左轉約八十年差一度漢文帝三年甲子

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唐興元元年甲子冬至日

在斗九度九百六十一年差十三度見李肇國史

補裴胄問董生云正觀三年己丑冬至日在斗十

二度每六十年餘差一度此李淳風之說也漢太

初元年丁丑冬至日在斗二十度至慶曆甲申崇

天曆冬至日在斗五度八十四分每八十五年退

一度

每年不及一分差

見武經總要歲差之說不同賈逵

云古曆冬至日在建星即今斗星太初曆冬至日

在牽牛初何承天云堯冬至日在須女十度太初

曆冬至日在牽牛初四分景初曆在斗二十一祖
冲之二云漢初用秦曆冬至日在牛六度太初曆日
在牛初四分法日在斗二十二晉姜岌以月蝕知
冬至在斗十七今參以中星課以蝕望冬至日在
斗十一通而計之未盈百載所差二度沈存中云
顓帝曆冬至日宿斗初今宿斗六度堯典日短星
昴今日短星東壁

信都芳曰渾天覆觀以靈憲爲文盖天仰觀以周髀
爲法劉智謂黃帝爲盖天顓頊造渾儀春秋文曜
鉤謂帝堯時羲和立渾儀而前朝韓顯苻渾儀法

要序以爲伏羲立渾儀未詳所出

後漢天文志黃帝始受河圖鬪包授規日月星辰之
象故星官之書自黃帝始鬪苞似是人名氏當攷
刻之長短由日出之蚤晚景之長短由日行之南北

此語蓋出於
方氏禮記解

星家有甘石巫咸三家太史公謂殷商巫咸攷之書
伊陟贊于巫咸作咸又四篇又曰在太戊巫咸又
王家孔安國云巫氏也馬融謂殷之巫也鄭康成
謂巫官孔穎達云咸賢父子並爲大臣必不世作
巫官言巫氏是也後漢天文志乃云湯則巫咸當

以書爲正

史記正義巫咸吳人今蘇州常熟縣西海隅山上有巫咸巫賢冢併識之以廣

異聞郭璞巫咸山賦序巫咸以鴻術爲帝堯之醫此又一巫咸也

莊子言傳說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古賦有云
傳說奉中闈之祠注云傳說一星在尾北後河中
蓋後宮女巫也說爲商良相豈爲後宮女巫祈子
而禱祠哉此天官之難明者也春秋繁露云天不
剛則列星亂其行君不堅則邪臣亂其官故爲天
者務堅其政丁鴻日食封事天不可以不剛不剛
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縱橫其
言出於此

元祐末日食不盡如鉤元符末日食正陽之朔此皆
有陰慝見于稷象志壹之動氣也

元祐七年三月望月食既王巖叟言漢曆志月食之
既者率二十三食而復既按元豐八年八月望食
之既今未及二十三食而復既則是不當既而既
也愚謂月食之既猶儆戒如此况日食乎

醫書素問之中亦嘗有九星之言王冰注云上古世
質人淳九星垂明中古道德稍衰標星藏曜故星
之見者七焉九星謂天蓬天內天衝天輔天禽天
心天任天柱天英此蓋從標而爲始所謂九星者

此是也楚辭劉向九歎云訊九魁音折與六神注九

魁謂北斗九星也補注謂北斗七星輔一星在第九

六星旁又招搖一星在北斗杓端北斗經疏云不

止於七而全於九加輔弼二星故也與素問注不

同曲禮招搖在上注招搖在北斗杓端五指者正

義引春秋運斗樞云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天旋

第三機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搖光

則招搖也淮南時則訓注招搖斗建也楚辭補注

以招搖在七星之外恐誤徐整長曆曰北斗七星

月下其二陰星不見者相去八千里

王介甫云雲陰中之陽風陽中之陰朱文公云緯星

陰中之陽經星陽中之陰按素問天元紀大論天

有陰陽地亦有陰陽故陽中有陰陰中有陽

顏之推歸心篇孔毅父星說皆倣屈子天問之意然

天問不若莊子天運之簡妙巫咸詔之言不對之

對過柳子天對矣傳玄擬天問見太平御覽

古詩黃姑織女時相見之句此所云黃姑即河鼓也

吳音訛而然

黃帝風經曰調長祥和天之善風也折揚奔厲天之

怒風也見御覽周官小祝寧風旱漢代田之法能風

與旱此昌黎所以訟風伯也

龍城錄月落參橫之語容齋隨筆辨其誤然古樂府善哉行云月沒參橫北斗闌干親友在門忘寢與

天經紹興三十年王介甫上朱文公謂類集古今言天者極為該備

星始則見于辰終則伏于戌自辰至戌正於午中於

未堯典舉四時之正以午為中月令舉十二時之

中以來為中以火星論之以午為正故堯典言日

言季夏昏火中至申為流故詩曰七月流火以辰為見以戌為伏故傳曰火見於辰火伏而蟄者

諸星亦然詩定方中亦以十月中於未也朱子曰堯時昏日星中於午月令差於未漢晉以來又差今比堯時似差及四分之

後魏天象志曰班史以日暈五星之屬列天文志薄

蝕慧字之北入五行說七曜一也而分為二志故

陸機云學者所疑

凡星皆出辰沒戌故五星為五辰十二舍亦為十二

辰

弧與建星非二十八宿而昏明舉之者由弧星近井

建星近斗月令正義二十八宿連四方為名者唯箕斗

井壁四星詩正義

月令凡二讎一以季春一以仲秋鄭康成謂陰氣右行季春之中日行歷昴陽氣左行仲秋之月宿直昴畢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於是索室毆疫以逐之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然則民之疾係乎日星之行度古者聖君範圍於上賢相燮理於下是爲天地之良醫皇建有極五福錫民莫不壽考且寧讎所以存愛民之意而已

唐律歷志測景在浚儀岳臺按宋次道東京記宣德

門前天街西第一岳臺坊今祥符縣西九里有岳臺圖經云昔魏王遙事霍山神築此臺禱於其上因以爲名

歷數

太初歷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孟康注此爲甲寅之歲大事記解題按通鑑目錄皇極經世太初元年歲次丁丑當考愚按大衍曆議云洪範傳曰曆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闕蒙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日巳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秦顓頊

曆元起乙卯漢太初曆元起丁丑推而上之皆不
值甲寅猶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
闕蒙攝提格之歲而實非甲寅其說可以補
解題之遺

太衍曆議曰考靈曜命曆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在
四分曆庚申後百十四歲緯所載壬子冬至則其
遺術也按漢志魯釐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
殷曆以爲壬子隋志春秋緯命曆序云僖公五年
正月壬子朔旦冬至然則緯與殷曆同故劉洪曰
甲寅曆於孔子時效卽命曆序所謂孔子脩春秋
用殷曆也晉志姜岌曰考其交會不與殷曆相應

春秋分記曰周正皆建子也今推之曆法積之氣
候驗之日食則春秋隱桓之正皆建丑莊閔僖文
宣之正建子及丑者相半至成襄昭定哀之正而
後建子間亦有建亥者非一代正朔自異尚也曆
亂而不之正也

曆有小曆有大曆唐曹士爲七曜符天曆一云合元
萬分曆本天竺曆法以顯慶五年庚申爲曆元雨
水爲歲首世謂之小曆行于民間石晉調元曆用
之後周王朴校定大曆削去符天之學爲欽天曆
劉貺曰歷動而右移律動而左轉

劉洪曰曆不差不改不驗不用未差無以知其失未
驗無以知其是失然後改之是然後用之李文簡
以為至論

莫莢謂之歷草田俅子曰堯為天子莫莢生於庭為
帝成歷而大戴明堂篇謂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

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

唐律賦有朱草合朔

古有云梧桐不生則九州異注謂一葉為一月有

閏十三葉

平園閏月表用梧桐之葉十三

納甲之法朱文公謂今所傳京房占法見於火珠林
者是其遺說參同契借以寓行持進退之候虞翻

未云日月垂天成八卦象二日暮震象月出庚八日

兌象月見丁十五日乾象月盈甲壬十六日旦巽

象月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月消丙三十日坤象月

滅乙晦夕朔旦坎象水流戊日中離象大就巳虞

與魏伯陽皆會稽人其傳蓋有所自漢上朱氏云

乾納甲壬坤納乙癸震納庚巽納辛坎納戊離納

巳艮納丙兌納丁庚戌丙三者得於乾辛巳丁三

者得於坤始於甲乙終於壬癸而天地五十五數

具焉又有九天九地之數乾納甲壬坤納乙癸自

甲至壬其數九故曰九天自乙至癸其數九故曰

九地者九天之上六甲子也九地之下六癸酉也
五運六氣一歲五行主運各七十二日少陰君火太
陰濕土少陽相火陽明燥金太陽寒水厥陽風木
而火獨有二天以六爲節故氣以六暮爲一備地
以五爲制故運以五歲爲一周左氏載醫和之言
曰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卽素問五六之數易洪範
月令其致一也楊退脩謂五運六氣通之者唯王
冰然遷變行度莫知其始終次序程子曰氣運之
說堯舜時十日一雨五日一風始用得

朱文公嘗問蔡季通十二相屬起於何時首見何書

又謂以二十八宿之象言之唯龍與牛爲合而他
皆不類至於虎當在西而反居寅鷄爲鳥屬而反
居酉又舛之甚者韓文考異毛穎傳封卯地謂十
二物未見所從來愚按吉日庚午旣差我馬午爲
馬之證也季冬出土牛丑爲牛之證也蔡邕月令
論云十二辰之會五時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
未羊戌犬酉鷄亥豕而已其餘虎以下非食也月
令正義云鷄爲木羊爲火牛爲土犬爲金豕爲水
但陰陽取象多塗故午爲馬酉爲鷄不可一定也
十二物見論衡物勢篇說文亦謂巳爲蛇象形

自帝堯元年甲辰至宋德祐丙子凡三千六百三十三年帝堯而上六闕逢無紀致堂云有書契以來凡幾鴻荒幾至德矣廣雅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爲十紀蓋茫誕之說劉道原疑年譜謂大庭至無懷氏無年而有總數堯舜之年衆說不同三統歷次夏商西周與及冢紀年及商歷差異况開闢之初乎王質景文云渾淪以前其畧見於釋之長含經開闢以後其詳見於邵氏之皇極經世

以十一星行曆推人命貴賤始於唐貞元初都利術

士李彌乾

韋斯經本梵書

程子謂三命是律五星是曆晷

氏謂冷州鳩曰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龜五星之術其來尚矣

定之方中公劉之詩擇地之法也我辰在論命之說也傳云不利子商則見姓之有五音詩吉日維戊庚午則見支幹之有吉凶

五代史馬重績傳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爲一百刻六十分刻之二十爲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爲正此自古所用也今攷五代會要晉天福三年司天

臺奏漏刻經云晝夜一百刻分爲十二時每時有八刻三分之一六十分爲一刻一時有八刻二十四分四刻十分爲正前十分四刻爲正後二十分中心爲時正上古以來皆依此法歐陽公作史於六十分之上闕八刻二字不若會要之明白數術記遺云世人言三不能比兩乃云指閏與四維甄鸞注藝經曰指閏者周公作先布本位以十二時相從徐援稱指閏是奇兩之術御覽引藝經作指閏三不能比兩者孔子所造布十干於其方戊巳在西南四維東菜子所造布十二時四維

桓譚新論曰老子謂之玄楊子謂之太玄石林謂太玄皆老子緒餘老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之爲九故九而九之爲八十一章太玄以一玄爲三方自是爲九而積之爲八十一首金樓子云楊雄有太玄經楊泉

有太元經

潛虛心學也以元爲首心法也人心其神乎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温公之學子雲之學也先天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豈惟先天哉連山始艮終而始也歸藏先坤闔而闢也易之乾太極之動也玄之中一陽之初也皆心之體一心正而萬事正

謹始之義在其中矣邵子曰玄其見天地之心乎
愚於虛亦云虛之元卽乾坤之元卽春秋之元一
心法之妙也張文饒衍義以養氣釋元似未盡本
旨
管子幼官篇冬十二始寒盡刑十二小榆賜予十二
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靜十二太寒
之陰注云陰陽之數日辰之名盤洲於閏十一月
用中榆立名蓋出於此

國史志云曆爲筭本治曆之善積筭遠其驗難而差
遲治曆之不善積筭近其驗易而差亦速

曆元始於冬至卦氣起於中孚幽詩於十月曰爲改
歲周以十一月爲正蓋本此

曰爲改歲用周正
何以卒歲及夏正

困學紀聞卷之九 終

困學紀聞卷之十
地理

三禮義宗引禹受地記王逸注離騷引禹大傳豈卽太史公所謂禹本紀者歟

鹽鐵論大夫曰鄒子推終始之運謂中國天下八十分之一各赤縣神州而分爲九州絕陵陸不通乃爲一州有大瀛海圍其外所謂八極而天下際焉故秦欲達九州方瀛海朝萬國文學曰鄒衍怪說熒惑諸侯秦欲達瀛海而失其州縣愚謂秦皇窮兵胡粵流毒天下鄒衍迂誕之說實啓之異端之

害如此

管子曰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取而稽淤滯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故其民諂諛而葆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簡易而好正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則人心正水清則民心易此卽漢志所謂繫水土之風氣也杜牧亦云

山東之地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三故其人沈鷲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

太史公班孟堅謂禹醜二渠以引其河一具丘一漯川李垂導河書曰東爲漯川者乃今泉源赤河北出具丘者乃今王莽故瀆而漢塞宣房所行二渠蓋獨漯川其一則漢決之起觀城入蒲臺所謂武河者也鼂補之河議曰二渠於禹貢無見禹時河入海蓋在碣石地理志碣石在北平驪城縣西南計勃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而河入勃海蓋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所更注也而言禹時河入勃海

何哉

蔡氏禹貢傳曰鳥鼠地志在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渭州渭源縣西也此以唐之州縣言若本朝輿地當云今熙州渭源堡又曰朱圉地志在天水郡冀縣南今秦州大潭縣也按九域志建隆三年秦州置大潭縣熙寧七年以大潭隸岷州今爲西和州當云今西和州大潭縣朱文公詩傳曰秦德公徙雍今京兆府興平縣按輿地廣記鳳翔府天興縣故雍縣秦德公所都也興平乃章邯爲雍王所都之廢丘也當云雍今鳳翔府天興縣

呂氏春秋禹南至九陽之山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此屈子遠遊所謂仍羽人於丹丘兮晝不死之舊鄉朝濯髮於暘谷兮夕晞余身於九陽

朱文公謂漢之潯陽縣在江北今之江州非古九江大地其說明矣然漢柴桑縣屬豫章郡而莽以豫章郡爲九江柴桑縣爲九江亭則九江之名其誤久矣以九江爲洞庭本於水經而胡晁曾氏因之

國語注姑蔑今太湖當作大末甬句東今句章東海口外洲當作浹口蓋傳寫之誤

唐盧潘引地理志
浙江出黟縣南率
山東入海今漢
志云蠻夷中

戰國策田單為棧道木閣迎齊王與后於城陽山中
非但蜀有棧閣也

楚北有甘魚之口鮑氏注疑為濟陰高魚非也左氏
昭十三年傳次子魚陂注云竟陵縣城西北有甘

魚陂

大事記解題沈黎郡汶山郡地理志不載按輿地廣
記漢武帝置郡既而罷之愚按黃霸傳入穀沈黎
郡後漢祚都夷傳武帝所開以為祚都縣元鼎六
年以為沈黎郡至天漢四年并蜀為西部置兩都
尉一居旄牛王傲外夷一居青衣王漢人冉驪夷

傳武帝所開元鼎六年以為汶山郡至地節三年

省并蜀郡為北部都尉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為

汶山郡

宣帝紀地節三年十
二月有汶山郡并蜀

荀卿為蘭陵令縣在漢屬東海郡今沂州承縣誠齋

延陵懷古有蘭陵令一章蓋誤以南蘭陵為楚之

蘭陵也古靈字亦誤

文中子父曰銅川府君

隆為銅川令

阮氏注上黨有銅鞮

十縣龔氏注隋初置銅川縣今沂州秀容是愚考隋

地理志定襄郡秀容縣開皇初置新興郡銅川縣

十八年置忻州龔注是也

中說同州府君龔氏本作司州注云宋武置司州於
虎牢西魏始改華州為同

子夏居西河在汾州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

漢地理志言風俗多取太史公貨殖傳然太史公語
尤奇峻可以參觀

地理志禹貢桐栢大復山在平氏東南淮水所出東

南至淮陵入海禹貢集解云淮陵晉猶存不知何

代廢省今其地當在楚州界愚攷宋州郡志淮陵

郡本淮陵縣漢屬臨淮後漢屬下邳輿地廣記泗

州招信縣本淮陵縣漢屬臨淮郡宋曰睢陵置濟

陰郡今按漢晉有淮陵睢陵二縣宋濟陰郡有睢

陵縣而淮陵郡無淮陵縣蓋宋之睢陵即漢之淮

陵也廣記漢睢陵故城在淮陽軍下邳縣寰宇記古淮陵城在招信

縣西北二十五里然則禹貢解以淮陵在楚州非

也

志記齊俗稱侈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為冠帶

衣履天下臨淄有服官說苑墨子曰錦繡絺紵亂

君之所造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

晏子以儉鑄之然猶幾不能勝齊俗之侈蓋自景

公始

琅邪郡靈門縣壺山浯水所出晉元次山名浯溪亦
有所本非自造此字也

溝洫志史起引漳水溉鄴出呂氏春秋先識覽以賢
今爲聖令寫鹵爲斥鹵

史記貨殖傳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正義云地理志宛
西通武關而無鄖關鄖當爲洵洵水上有關在金
州洵陽縣愚按漢志漢中郡長利縣有鄖關長利
今商州上津縣武關在商洛縣正義失之

古公事獯鬻而商不與晉和戎不暇而周不知封建
之效也唐以幽鎮扞契丹及幽鎮亡而契丹之患

始熾方鎮之效也郡縣削弱則夷狄之禍烈矣

九域志滄州有漢武臺唐太宗紀貞觀十九年伐高
麗班師次漢武臺刻石紀功臺餘基三成燕齊之
士爲漢武求仙之處

李太白蜀道難云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
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其說本楊雄蜀記愚
謂岷嶓載于禹貢庸蜀見于牧誓非至秦始皇通也

水經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酈氏注引枝
流一千二百五十二通典謂晉郭璞注三卷後魏
酈道元注四十卷皆不詳撰者名氏不知何代之

書云濟水過壽張則前漢壽良縣光武更名又東北過臨濟則狄縣安帝更名荷水過湖陸則湖陵縣章帝更名汾水過永安則彘縣順帝更名故知順帝以後纂序也愚按經云武侯壘又云魏興安陽縣注謂諸葛武侯所居魏分漢中立魏興郡又改信都從長樂則晉太康五年也然則非後漢人所撰隋志云郭璞注而不著撰人舊唐志云郭璞撰愚謂所載及魏晉疑出於璞也新唐志始以爲桑欽而又云一作郭璞撰蓋疑之也經云河水又北薄骨律鎮城注云赫連果城也乃後魏所置其

酈氏附益歟按前漢儒林傳古文尚書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晁氏讀書志謂欽成帝時人意者欽爲此書而後人附益如山海經禹益所記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之名本草神農所述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馮翊之稱爾雅作於周公而云張仲孝友蒼頡篇造於李斯而云漢蕪天下皆非本文顏之推嘗論之矣通典又謂景純注解踈畧多迂怪今郭注不傳

三輔黃圖所載靈金內府及天祿閣青藜杖皆王嘉拾遺記譎誕之說程泰之謂黃圖蓋唐人增續成

之圖水經注引黃今本所無

殷芸小說云諸葛武侯躬耕於南陽南陽是襄陽墟名非南陽郡也

素問云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涼地不滿東南右熱而左溫

漢袁良碑云帝御九龍殿引對飲宴集古錄跋謂九龍殿名惟見於此愚按張平子東京賦曰九龍之內寔曰嘉德注九龍本周時殿名門上有三銅柱柱有三龍相糾繞故曰九龍嘉德殿在九龍門內非但見於此碑也

武后在洛陽不歸長安此通鑑所載也張柬之等兵至后所寢長生殿又遷后於上陽宮皆在洛陽程泰之雍錄乃謂長安宮殿誤矣

馮衍賦云皋陶釣於雷澤今賴虞舜而後親未詳所出水經注引墨子曰舜漁濩澤今墨子尚賢篇曰舜漁雷澤堯得之服澤之陽服字疑即濩字

漢王嘉傳為南陵丞顏注南陵縣名屬宣城按漢無

宣城郡南陵縣宣城縣屬丹陽郡南陽屬京兆文帝七年

置顏注不攷地理志何邪

禹貢冀州治梁及岐先儒皆以為雍州之山晁氏謂

吳州之吕梁狐岐山也蔡氏集傳從之

朱文公曰梁山證據

不甚明白

賈誼書曰所為建武關函谷臨晉關者大抵為備山東諸侯也武關在商州商洛以限南諸侯函谷在陝州靈寶以限北諸侯臨晉在同州朝邑以限東諸侯

鮑明遠登大雷岸與妹書云棧石星飯結荷水宿旅客貧辛波路壯闊其詞奇麗超絕翰墨畦逕可以諷誦明遠妹令暉有文才能詩見鍾嶸詩品大雷在舒州望江縣水經注所謂大雷口也晉有大雷

戍陳置大雷郡庾亮報溫嶠書無過雷池一步

積

為池謂之雷池東入于江為大雷口和元郡縣志云

余仕于吳郡嘗見長洲宰其圃扁曰茂苑蓋取諸吳都賦余曰長洲非此地也問其故余曰吳王濞都廣陵漢郡國志廣陵郡東陽縣有長洲澤吳王濞太倉在此東陽今盱眙縣故枚乘說吳王云長洲之苑服虔以為吳苑韋昭以為長洲在吳東蓋謂廣陵之吳也曰它有所據乎曰隋虞綽撰長洲王鏡蓋煬帝在江都所作也長洲之名縣始於唐武

后時

元和郡縣志苑在長洲縣西南七十里未足據也當從郡國志

殺胡林在欒城縣唐屬趙州後屬真定府紀異錄云

唐天后時襲突厥羣胡死於此故以名之

隋牛弘封竒章公僧孺其後也竒章巴州之縣梁普

通六年置取縣東八里竒章山為名隋唐志通典

九域志輿地廣記皆云其章誤也續通典作竒章

諸子

漢志曾子十八篇今世所傳視漢亡八篇矣十篇見

於大戴禮景迂云世知讀曾子者始未見其人也

朱文公云所記雖或甚踈亦必切於日用躬行之

實

太史公序曆書曰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

歷更相治間不容翮忽出曾子天圓章曾子云其間不容髮

通鑑載子思言苟變於衛侯在安王三十五年大事

記云去孔子没百有三年子思逮事孔子未必至

是時尚存薛常州亦云子思之年毋乃過於壽考

乎

家語荀子謂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韓詩

外傳說死皆云觀於周廟有欹器焉晉杜預傳云

周廟欹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坐當以周廟為是

皇覽記陰謀黃帝金人器銘武王問尚父曰五帝之

誠可得聞乎尚父曰黃帝之戒曰吾之居民上也
搖搖恐夕不至朝故爲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慎
言按漢藝文志道家有黃帝銘六篇蔡邕銘論黃
帝有巾機之法皇覽撰集於魏文帝時漢七畧之
書猶存金人銘蓋六篇之一也

胡文定銘龜山楊公曰孰能識車中之狀意欲施之
韓詩外傳云孔子出衛之東門逆姑布子卿曰二
三子引車避有人將來必相我者也孔子下步姑
布子卿曰羸乎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曰丘
何敢乎子貢曰何足辭也子曰汝獨不見夫喪家

之狗歟旣斂而桴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
上無明王下無賢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陵弱衆
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丘爲欲當之
者也丘何敢乎文定蓋用此以比二程

荀卿非十二子韓詩外傳引之止云十子而無子思
孟子愚謂荀卿非子思孟子蓋其門人如韓非李
斯之流託其師說以毀聖賢當以韓詩爲正

荀卿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鱮不如盜也陳仲子
猶可議直哉史魚以爲盜名可乎非十二子史鱮
與子思孟軻皆在焉豈有法仲尼而非三子者乎

楚辭漁父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
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荀子曰新浴者
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其誰能以已之
譙譙受人之械械者哉荀卿適楚在屈原後豈用
楚辭語歟抑二子皆述古語也

荀子曰非其人而教之齎盜糧藉賊兵也獨不知李
斯韓非乎

成相曰禹傅土平天下躬親為民行勞苦得益皋陶
橫革直成為輔注云橫革直未聞韓侍郎云此論
益皋陶之功橫而不順者革之直者成之也愚嘗

攷呂氏春秋云得陶化益真窺橫革之交五人佐

禹故功績銘乎金石著於盤盂陶即皋陶也化益

即伯益也真窺即直成也真與直字相類橫革即橫革也

皆禹輔佐之名之交未詳世本化益作井宋衷云伯益

王霸篇畢牢天下而制之馬融傳注作皋牢猶牢籠也

孟子三見齊王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楊倞注云

以正色攻去邪心乃可與言也此莊子所謂正容

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

荀子曰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阿房宮賦之

語本此

勸學篇青出之藍作青取之於藍聖心脩焉作備焉
王在山而木潤作草木潤君子如嚮矣作如響矣

賦篇請占之五泰作五帝監本未必是建本未必

非餘不勝紀

今藍本乃唐與政台州所刻熙寧舊本亦未為善當俟詳攷五泰注云五

泰五帝也監本改為五帝而刪注文

河間獻王之言惟見於說苑謂堯存心於天下加志

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

譏則曰此我饑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

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

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

堯道也又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

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

於九派醜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

者利歸於民也又曰湯稱學聖王之道譬如日焉

靜居獨思譬如火焉夫捨學聖王之道若捨日之

光獨思則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未可用大知惟

學問可以廣明德慧也又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

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

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為始子貢問為政孔子曰

富之既富乃教之此治國之本也司馬公爲獻王
贊謂用其德施其志帝王之治復還其必賢於文
景遠矣

法言序舊在卷後司馬公集注始寘之篇首詩書之
序亦然

老泉太玄論曰疑而問問而辯問辯之道也楊雄之
法言辯乎其不足問也問乎其不足疑也求聞於
後世而不待其有得君子無取焉東坡亦謂太玄
法言瑣蟲而變其音節謂之經可乎

法言末篇稱漢公斯言之玷過於美新矣司馬公雖

曲爲之辯然不能滌莽大夫之羞也

五兩之綸半通之銅注云半通闕

今按仲長統昌言曰身無半通青綸

之命注十三州志曰有秋嗇夫得假半章印半通半章也

美靈根閉朋牖太玄之心學也

中說前述云隋文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之策
十有二焉按唐會要武德元年五月改隋太興殿
爲太極殿隋無此名

詩失於齊魯當從龔氏本云論失於齊魯謂論語也
上文已言齊韓毛鄭詩之末也不當重出

封禪秦漢之侈心此河汾篤論也房魏學于河汾而

國學紀聞 卷之十
議封禪之禮不以爲非安在其爲守師說乎梁有許懋而唐無人焉曾謂房魏不如懋乎

龔氏注中說引古語云上士閉心中士閉口下士閉門愚按楚辭橘頌云閉心自謹終不過失兮王逸注閉心捐欲也

中說於文取陸機於史取陳壽自魏晉而下言之也記註興而史道誣矣註當作注記注謂漢晉以後起居注之類虛美隱惡史無直筆故曰誣阮逸謂若裴松之注三國志恐非

張玄素問禮注云中史傳未見玄素蒲州人唐書有傳

注以爲未見非也

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舍諸此叔恬之言也元魏

之君唯稱孝文然治家無法佳兵不已再傳而遂亂安在其黎民懷之也

文中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龔氏本云子遊黃頰之谷遂至白牛之溪注云王績嘗題詩黃頰山壁愚按負苓者傳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溪當從龔本

仲長子光中說稱之王無功爲傳云著獨遊頌及河渚先生傳以自喻文中子比之虞仲夷逸又爲祭文云明道若昧進道若退鳥飛知還龍亢靡悔藏

用以密養正以蒙不見其始孰知其終

無功荅馮子華書曰吾家三兄生於隋末傷世擾亂

有道無位作汾亭之操盖孔氏龜山之流也吾嘗

親受其調頗謂曲盡近得裴生琴更習其操洋洋

乎覺聲品相得又曰吾往見薛收白牛溪賦韻趣

高竒詞義曠遠嵯峨蕭瑟真不可言壯哉邈乎楊

班之儔也高人姚義常謂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

得登太行俯滄溟高深極矣可附中說注

李百藥曰分四聲八病按詩苑類格沈約曰詩病有

八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唯上

尾鶴膝最忌餘病亦通

杜淹中子世家二子長福郊少福時龔氏本載前

長子福獎劉禹錫撰王質碑云文中子生福祚

祚生勉勉生怡怡生潛質潛之季子為諫議大夫

給事中終宜歛觀察使唐書有傳福時之子見於

文藝傳者勗勗助勸太原府君召三子而教焉龔氏注云文中子三

子福獎疑即福郊也書此以補世家之闕

王無功遊北山賦序云余周人也本家于祁永嘉之

際扈遷江左地實儒素人多高烈穆公銜建元之

耻歸于洛陽同州悲永安之事退居河曲始則晉

陽之開國終乃安康之受田其賦云白牛溪裏岡
巒四峙信茲山之奧域昔吾兄之所止許由避地
張超成市察俗刪詩依經正史組帶青衿鏘鏘儼
凝階庭禮樂生徒杞梓山以尼丘泉疑泗洙又注
云此溪之集門人常以百數河南董恒南陽程元
中山賈瓊河南薛收太山姚義太原溫彥博京兆
杜淹等十餘人稱爲俊穎而姚義慷慨同儕方之
仲由薛收以理達方莊周門人多至公輔而文中
之道未行然無功不及房杜魏何哉鄭毅夫論中
說之妄謂李德林卒於開皇十二年通時年八九

歲未有門人而有德林請見歸而有憂色援琴鼓
蕩之什門人皆霑襟關子明太和中見魏孝文如
存于開皇間亦一百二三十歲矣而有問禮於子
明是二者其妄不疑晁氏讀書志謂薛道衡仁壽
二年出襄州通仁壽四年始到長安其書有內史
薛公見子於長安用此推之則以房杜爲門人抑
又可知也

世說其言清以浮有天下分裂之象中說其言闕以
實有天下將治之象

張臣山讀管子曰讀心術白心內業諸篇知其功業

之所本然後知世之知管子者殊淺也書多古字如况作况釋作澤此類甚衆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下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
下吾不生也况與我齊國之政也而注乃謂召忽謂管仲為况澤命不渝而注乃以為澤息之命甚陋不可徧舉愚謂管子乃尹知章注今本云房玄齡非也

地員篇云管仲之正天下也其施七尺

施者大尺之名瀆田

悉徙五種無不宜其立后而手實謂立君以主之手常握此地之實手實之名始見於此呂惠卿因以行手實之法

蘇文忠論管仲之無後利不可與民爭也盖有激云

傅子謂管子書過半是後之好事者所加輕重篇尤鄙俗古史謂多申韓之言以智欺其民以術傾隣國有不貲之寶石璧菁茅之謀使管仲信然何以霸哉

管仲曰决獄折中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為大理呂氏春秋云臣不若弦章按說苑弦章在景公時當以管子為正

黃帝六相一曰蚩尤通鑑外紀改為風后

弟子職漢志附于孝經朱子謂疑是作內政時士之
子常爲士因作此以教之

晁景迂云王弼注老子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於戰
勝以喪禮處之非老子之言不知常善救人故無
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獨得諸河上公而古本
無有也傳棄能辯之

老子曰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復早復謂
之重積德司馬公謂不遠而復不離於德可以脩
身朱文公謂能嗇則不遠而復重積德者先已有
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王弼注本作早服而注云早服常也

亦當
爲復

方伯暮文公高弟也其言曰老子之言蓋有所激者
生於衰周不得不然世或黜之以爲申韓慘刻原
於道德亦過矣又曰釋氏固夷也至於立志堅決
吾亦有取焉似與師說背馳

生之徒十有三韓非解老云四肢與九竅

首章以有無字下斷句自王介甫始朱文公謂名可
名有名無名皆

一義常無欲
是說無欲

惟無以天下爲者可以有天下此卽舜禹有天下而
不與之意湯武之征伐非利天下也無利天下之

心而與天下同其利然後可以得天下

谷神一章養生者宗焉春秋繁露謂養生之大者在
愛氣閑欲以平意平意以靜神靜神以養氣古之
道士有言曰將欲無陵固守一德此言神無離形
則氣多內充董子亦有得於此

文子者老子弟子也

序曰亦曰計然姓
辛名研字文子

其書稱平王

問道

老子與孔子同時又云范蠡師之去平
王之時遠矣序與周平王時人非也

其言

曰玉在山而草木潤珠生淵而岸不枯荀子取之
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汲黯取之再實之木其根
必傷明德后取之用兵有五有義兵有應兵有忿

兵有貪兵有驕兵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
驕兵滅魏相取之臨河欲魚不如歸而織網董仲
舒取之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班固杜甫韓愈
取之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孫思邈取之
德均則衆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制愚陸抗取之欲
治之主不世出王吉取之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
而解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枚乘取之
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螿蟲葵藿為之不
採國有賢臣折衝千里鄭昌取之文之所加者深
則權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

廣班固刑法志取之人之將疾必先厭魚肉之味
國之將亡必先惡忠臣之語越絕劉子取之乳犬
之噬虎伏鷄之搏狸何休注公羊取之又曰士有
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
令而行誠在令外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
弓藏皆見此書其見於列莊淮南子者不可縷數
文子曰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處
上汲長孺學黃老言故用文子之語彥注云積薪
之言出曾子當攷

戰國策云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

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孔叢子云老萊子謂子
思曰子不見夫齒乎雖堅剛卒盡相摩舌柔順終
以不弊漢藝文志老萊子與孔子同時當從國策
壺丘子林列子之師也呂氏春秋云子產相鄭往見
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然則與子產同時
列子以仕衛爲嫁於衛從一而終之死靡它是之謂
正

列子言西方之聖人西極之化人佛已聞於中國矣
狐父之盜史記正義括地志狐父亭在宋州碭山縣
東南三十里

東坡欲去莊子盜跖漁父篇而邵子觀物外篇謂盜跖言事之無可柰何者雖聖人亦莫如之何漁父言事之不可強者雖聖人亦不可強

五峯云莊子之書世人狹隘執泥者取其大畧不爲無益若篤行君子句句而求字字而論則其中無真實妙義不可推而行也愚謂此讀莊子之法伊

一生不曾看莊列

韓詩外傳楚成王讀書於殿上而輪扁在下作而問曰不審主君所讀何書也與莊子同而小異漢古

表作輪邊

太宗師曰道可傳而不可受屈子遠遊曰道可受兮不可傳敢問其所以異曰莊子所謂傳傳以心也屈子所謂受受以心也目擊而存不言而喻耳受而口傳之離道遠矣

朱文公謂庚桑楚一篇皆是禪

天運篇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嚙予又何規老聃哉太平御覽引莊子曰云孔子曰吾與汝處於魯之時人用意如飛

鴻者吾走狗而逐之用意如井魚者吾為鉤繳以
投之吾今見龍云云余口張不能喻舌出不能縮
又何規哉與今本異

初寮謂莊子之言風其辭若與風俱鳴於衆竅掩卷
而坐猶覺參參之逼耳

齊物論女以妄聽之奚

張文潛銘商瑤曰造物則奚句法本此

飾小說以干縣令疏云縣高也謂求高名令聞有進士程

文用此犯聖祖名

謂愚子曰儒墨楊乘四與夫子為五列子文公孫龍

子子乘

乘謂公孫龍也

魯鷄固能矣注云大鷄也今蜀鷄爾雅鷄大者蜀鷄
文公守戒曰魯鷄之不期蜀鷄之不支是以蜀鷄
為小也未詳

荆公曰古之善事親者非事其親之謂也事其心而
已矣事其心出人間世

呂吉甫曰聖人之所以駭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
蓋孔氏與老氏同生於衰周莊子與孟子俱遊於
梁惠其書之言未嘗相及以此而已

以恬養知者主靜而識益明以知養恬者致知而本

益固

向秀注莊子而郭象竊之郝紹作晉中興書而何法
盛竊之二事相類

支離疏鼓箠播精文選注作播精

郭象注曰聖人之在天下煖然若陽春之自和故蒙
澤者不謝淒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彫落者不怨李
太白云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其語
本此注又曰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明
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邯鄲枕南柯守之說
皆原此意幽求子曰當其夢時覩山念木或志在
舟楫因舟念水因水念魚東坡夢齋銘意出於此

莊子稱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則滑釐墨者也

史記儒林傳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

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豈滑釐逃儒而入

於墨亦若吳起之言兵歟

說苑載禽滑釐問墨子

庖丁解牛行其所無事也管子云屠牛坦朝鮮九牛
而刀可以莫鐵則刃游閒也賈誼疏云解十二牛
胡子知言云一目全牛萬隙開橫渠詩語也
王坦之著廢莊論而其論多用莊語胡文定春秋綱
領有取於莊子之言其可廢乎

豫且事有二說苑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曰昔白龍

下清泠之淵化爲魚豫且射中目白龍不化豫且不射張平子東京賦所謂白龍魚服見困豫且者王也史記龜策傳褚先生曰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莊子所謂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者也

郭象注云喜懼戰於胸中固已結冰炭於五臟矣韓文公聽穎師琴詩無以冰炭置我腸本於此而人齊物論非欲齊物也蓋謂物論之難齊也是非毀譽一付於物而我無與焉則物論齊矣邵子詩謂齊

物到頭爭恐誤張文潛曰莊周患夫彼是之無窮而物論之不齊也而託之於天籟其言曰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此言自以爲至矣而周固自未離夫萬之一也曷足以爲是非之定哉雖然如周者亦畧稅駕矣

莊子逸篇

陸德明序錄曰莊生宏才命世辭趣華深正言若反故莫能暢其私致後人增足漸失其真故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竄竒說若闕奕意脩之青危言游鳧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二漢書藝文志

莊子五十二篇即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其

內篇衆家並同自餘或有外而無雜唯子玄所注

持會莊生之旨

北齊杜弼注莊子惠施篇今無此篇亦逸篇也

闕奕之隸與殷翼之孫遏氏之子三士相與謀致人

於造物共之元天之上元天者其高四見列星司馬

彪曰元天山名

游鳧問雄黃曰今逐疫出魅擊鼓呼噪何也雄黃曰

黔首多疾黃帝氏立巫咸使黔首沐浴齋戒以通

九竅鳴鼓振鐸以動其心勞形趨步以發陰陽之

氣飲酒茹葱以通五藏夫擊鼓呼噪逐疫出魅

黔首不知以為魅崇也

插桃枝於戶連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是鬼

智不如童子也

童子夜嘯鬼數若齒

小巫見大巫拔茅而棄此其所以終身弗如

尹儒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明日往朝師

師曰今將教子以秋駕

司馬彪曰秋駕法駕也

空闕一作來風桐乳致巢此以其能苦其性者

司馬彪曰

門戶孔空風善從之桐子似乳著其葉而生其葉似箕鳥喜巢其中也

紼謳所生必於斥苦

司馬彪曰斥疏緩也苦用力也引紼所以有謳歌者為人用力

不齊故促急之也

庚市子肩之毀王也

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汝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

處若齊食飲若祭吾卜之久矣

老子見孔子徒弟子五人問曰前為誰對曰子路勇

且多力其次子貢為智曾子為孝顏回為仁子張

為武老子嘆曰吾聞南方有鳥名為鳳凰之所居

也積石千里河水出下鳳鳥居止天為生食其樹

名瓊枝高百仞以瓊琳琅玕為寶天又為生離珠

一人三頭遞起以伺琅玕鳳鳥之文戴聖嬰仁左

智左賢

善卷堯聞其得道之士乃北面而師事之蒲衣八歲

而舜師之

廉者不食不義之食不噉不義之水

仲尼讀春秋老聃踞竈觚而聽觚竈額也

羊溝之鷄三歲為株相者視之則非良鷄也然數以

勝人者以狸膏塗其頭羊溝鬪鷄處株魁帥也鷄畏狸也

惠子始與莊子相見而問乎莊子曰今日自以為見

鳳凰而徒遭燕雀耳坐者俱咲

因身系附
卷之十一
三

紼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曰斥疏緩也苦用力也引紼所以有謳歌者為人用力

不齊故促急之也

庚市子肩之毀王也

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汝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

處若齊食飲若祭吾卜之義矣

老子見孔子徒弟子五人問曰前為誰對曰子路勇

且多力其次子貢為智曾子為孝顏回為仁子張

為武老子嘆曰吾聞南方有鳥名為鳳凰之所居

也積石千里河水出下鳳鳥居止天為生食其樹

名瓊枝高百仞以瓊琳琅玕為寶天又為生離珠

一人三頭遞起以伺琅玕鳳鳥之文戴聖嬰仁右

智左賢

善卷堯聞其得道之士乃北面而師事之蒲衣八歲

而舜師之

廉者不食不義之食不噉不義之水

仲尼讀春秋老聃踞竈觚而聽觚竈額也

羊溝闢鷄處株魁
羊溝闢鷄處株魁
三歲為株相者視之則非良鷄也然數以

者以狸膏塗其頭羊溝闢鷄處株魁

子相見而問乎莊子曰今日自以為見

遭燕雀耳坐者俱咲

豫樟初生可拆而絕

鵲上高城之垓而巢於高榆之顛城壞巢折凌風而起故君子之居世者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鵲起

金鐵蒙以大緹載六驥之上則致千里

孔子舍於沙丘見主人曰辯士也子路曰夫子何以識之曰其口窮蹄其鼻空大其服博其睫流其舉足也高其踐地也深鹿與而牛舍

青鷄愛子忘親

司馬彪曰鷄鳥專愛其子而忘其母也

聲氏之牛夜亡而遇夔止而問焉我有四足動而不善子一足而超踊何以然夔曰以吾一足王於子

矣

市上之人有善戴尊者累十尊而行人有與之更者

行道未半而以其尊顛

酒尊也

亡羊而得牛斷指而得頭

羗人死燔而揚其灰

子張見魯哀公不禮士也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

士故不遠千里而見君之禮士也有似葉公子高

之好龍室彫文畫寫以龍於是天龍下之窺頭於

牖施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

無主是葉公非不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今

君非不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

流脉並作則爲驚怖陽氣獨上則爲癩病

以十鈞射者見天而不見雲以七鈞射者見雲而不

見鶴以五鈞射者見鶴而不見雀

函牛之鼎沸蟻不得措一足

喻聖王之法明遂至不敢蹈也

趙簡子出田鄭龍爲右有一野人簡子曰龍下射彼使無驚吾馬三命鄭龍鄭龍不對簡子怒鄭龍曰昔吾先君伐衛免曹退爲踐土之盟不戮一人吾今一朝田而曰必爲我殺人是虎狼殺人故將救之簡子愀焉曰不愛其身以活人者可無從乎還

車輟田曰人之田也得獸今吾田也得士

梁君出獵見白鴈群集梁君下車殼弩

一作欲射之

道有行者不止白鴈群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

公孫龍下車撫其心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龍不

與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公孫龍對曰昔者齊景

公之時

齊一作宋

天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

公下堂頓首曰吾所以求雨者爲民也今必使吾

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

方千里者何爲有德於天而惠施於民也今主君

以白鴈之故而欲射殺人無異於虎狼梁君援其

手與上車歸入郭門呼萬歲曰樂哉今日獵也人
獵皆得禽獸吾獵獨得善言而歸

人而不學命之曰視皮一作肉學而不行命之曰輒囊

輒擊者也
一作撮

秋禽之肥易牙和之非不美也彭祖以為傷壽故不
食之

祝牧謂其妻曰天下有道我韍子佩天下無道我負
子戴

易姓而王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
形兆垠堦勒石凡千八百餘處

槐之生也入季春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更旬而

始規二旬而葉成鷓為鷓鷃為布穀布穀為鷓此物變也

盧敖見若士深目鳶肩

禮若亢鋸之柄亢舉也禮有所斷剖猶舉鋸之柄以斷物也

叔文相莒三年歸其母自績謂母曰文相莒三年有

馬千駟今母猶績文之所得事皆將棄之已母曰

吾聞君子不學詩書射御必有博塞之心小人不

好田作必有竊盜之心婦人不好紡績織紝必有

淫泆之行好學為福也猶飛鳥之有羽翼也

漢七畧所錄若齊論之問王知道孟子之外書四篇

今皆亡傳莊子逸篇十有九淮南鴻烈多襲其語
唐世司馬彪注猶存後漢書文選世說注藝文類
聚太平御覽間見之斷圭碎璧亦足爲篋櫝之珍
博識君子或有取焉

太平御覽引蘇子曰蘭以芳自燒膏以明自燭翠以
羽殃身蚌以珠致破蘇秦能爲此言而不能保其
身漢書楚老父之言本於此

文子引老子曰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

尸子曰孝已事親一夜而五起視衣厚薄枕之高下
也又曰蒲衣生八年舜讓以天下周王太子晉生

八年而服師曠漢書稱孝已莊子稱蒲衣子其事

見此太子晉事見周書

鄒陽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尸子謂孔子至於勝母
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

尸子曰舜兼愛百姓務利天下其田也荷彼耒耜耕
彼南畝與四海俱有其利雷澤也旱則爲耕者鑿
瀆狩則爲獵者表虎故有光若日月天下歸之若
父母文心雕龍舜之祠田云荷此耒耜耕彼南畝
四海俱有謂之祠田豈它有所据乎

程子見家語子華子見莊子近有子華子之書謂程

本字子華卽孔子傾蓋而語者後序謂鬼谷子之師水心銘鞏仲至所謂程子卽此書也朱文公謂詞艱而理淺近世巧於模擬者所爲決非先秦古書

韓子內儲說謂叔向讒萇弘按左傳哀公三年周人殺萇弘叔向之沒久矣

韓子曰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爲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以商鞅之法爲殷法又託於仲尼法家侮聖言至此

五蠹曰周去秦爲從朞年而舉衛離魏爲衛半歲而亡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衛也按史記赧王倍秦與諸侯約從衛爲衛之事未詳

說疑曰有扈氏有失度謹兜氏有孤男三苗有成駒桀有侯侈紂有崇侯虎晉有優施此六人者亡國之臣也崇侯優施事甚著古今人表桀時有雅侈餘皆闕呂氏春秋云夏桀桀於羊辛岐踵戎殷紂桀於崇侯惡來周厲王桀於虢公長父榮夷終幽王桀於虢公鼓祭公敦此四王者所桀不當古今人表桀時有于辛榮夷終卽榮夷公虢公鼓卽虢

石父

墨子云夏桀桀於于辛推哆

韓子曰商君教秦孝公燔詩書而明法令愚按史記
商君傳不言燔詩書蓋詩書之道廢與李斯之焚
之無異也

又云吳起教楚悼王損不急之枝官注謂非要急若
樹之枝也養樹者必披落其枝爲政者亦損其閑
冗宋景文詩何言漢樸學正似楚枝官枝官二字
前未有用

又云儒服帶劍者衆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
章而憲令之法息愚謂堅白公孫龍之言也無厚
鄧析之言也

漁者持鱸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爲貢諸呂太史西
漢手筆曰利之所激深宮之女皆儀秦也文法本
此

叔瞻宮之竒亦虞鄭之扁鵲也後魏崔浩謂王猛之
經國符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暉之
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筆墨
畦逕皆有自來

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園之木千世無輪劉
夢得用此語恃字
作倚

鉅孱之費金壁西門豹之納壘戰國之時官邪賂章

毀譽決於左右之口於此可見若阿卽墨之斷者
幾何人哉趙之郭開齊之后勝皆受秦間金魏信陵之以毀廢亦以萬金爲間三國遂亡矣

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此名言也
鄭長者之書見漢藝文志

吏者民之本綱也聖人治吏不治民斯言不可以韓
非廢

韓子謂趙襄子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爲賞首仲尼聞
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爲人臣者莫敢
失禮事在孔子後孔鮒已辨其妄然傳記若此者

衆說苑周威公問於甯子曰取士有道乎甯子曰
楚平王有士曰楚侯胥立負客出亡之晉晉人用
之是爲城濮之戰城濮在楚成王時以爲平王謬
矣甯子甯越又曰晉平公好樂多賦歛治城郭有咎犯

者見門大夫以樂見平公內之對曰臣不能爲樂
臣善隱又曰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爲
亂乎又曰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
人往視又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荀息聞之上書求
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鷄子其上按犯建子
推息四人事蹟皆在前劉子政博極群書何述紀

之誤也新序楚共王逐申侯晉文公遇欒武子葉公諸梁問樂王鮒皆不同時

韓子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戰國策云延陵王誤也鮑氏改王爲君亦未之攷

韓子云吳起欲攻秦小亭置一石赤乘東門外令人能徙此於西門外者賜之上田宅人爭徙之乃下令曰明日攻秦能先登者仕之大夫賜之上田宅於是攻之一朝而拔呂氏春秋云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夜日置表於南門之外今於邑中曰明日有人能債南門之外表者仕長大夫明日日

晏矣莫有債表者民相謂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試往債表不得賞則已何傷往債表來謁吳起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自是之後民信吳起之賞罰愚按商鞅入秦在吳起死後二十一年徙木予金其祖吳起之遺智歟

說文古者宿沙初作者煮海鹽魯連子曰古善漁者宿沙瞿子使漁于山則雖十宿沙子不得一魚焉又曰宿沙瞿子善煮鹽使煮漬沙雖十宿沙不能得也

鶡冠子博選篇用戰國策郭隗之言王鐵篇用齊語

韓子謂鍾鼎之銘皆畚吾之跡華山之博也蔡邕謂

唯郭有道無愧昌黎猶不免諛白樂天立碑詩曰

豈獨賢者嗤仍傳後代疑

鬼谷子午合篇伊尹五就桀五就湯然後合於湯呂

尚三入殷朝三就文王然後合於文王

伊呂聖人之耦豈詭遇求獲者此戰國辯士之誣
聖賢也伊尹三聘而起太公辟紂海濱當取信於

漢景帝後二年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

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

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本李克

對魏文侯之言見說苑藝文志儒家李克七篇

韓子謂鍾鼎之銘皆畚吾之跡華山之博也蔡邕謂

唯郭有道無愧昌黎猶不免諛白樂天立碑詩曰

豈獨賢者嗤仍傳後代疑

鬼谷子午合篇伊尹五就桀五就湯然後合於湯呂

尚三入殷朝三就文王然後合於文王

伊呂聖人之耦豈詭遇求獲者此戰國辯士之誣
聖賢也伊尹三聘而起太公辟紂海濱當取信於

管子之言不但用賈生服賦而已柳子之辯其知言哉

戰國策鄭璞之說亦見尹文子

諺云不聰不明不能為王不瞽不聾不能為公見慎子

吳子曰承桑氏之君脩德廢武以滅其國柳子佩韋

賦桑弘和而却武兮渙宗覆而國舉桑謂承桑氏

也一本改桑字為乘誤

程子曰韓信多多益辦是分數明按孫子治眾如治寡分數是也杜牧注謂韓信多多益辦

漢景帝後二年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

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

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本李克

對魏文侯之言見說苑藝文志儒家李克七篇

韓子謂鍾鼎之銘皆畚吾之跡華山之博也蔡邕謂

唯郭有道無愧昌黎猶不免諛白樂天立碑詩曰

豈獨賢者嗤仍傳後代疑

鬼谷子午合篇伊尹五就桀五就湯然後合於湯呂

尚三入殷朝三就文王然後合於文王孫子用間篇當參攷

伊呂聖人之耦豈詭遇求獲者此戰國辯士之誣聖賢也伊尹三聘而起太公辟紂海濱當取信於

孟子

尹知章序鬼谷子曰蘇秦張儀往事之受押闔之術
十有二章復受轉丸胠篋三章然蘇儀用之裁得
温言酒食貨財之賜秦也儀也知道未足行復往
見其言所受於師行之少有口吻之驗耳未有傾
河填海移山之力豈可更聞至要使弟子深見其
闡奧乎先生曰為子陳言至道齋戒擇日而往見
先生乃正席而坐嚴顏而言告二子以全身之道
文心雕龍云轉丸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程子曰秦
儀學於鬼谷其術先揣摩然
後押闔既動然後用鉤鉗

蒯通善為長短說王父偃學長短從橫術邊通學短
長史記索隱云戰國策亦名長短書

鬻熊為周文王師著書二十二篇諸子之最先者今
存十四篇列子天瑞篇引運轉無已天地密移力
命篇引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賈誼
書引文王武王成王問皆今書所無

呂氏春秋曰老耽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
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朱貴已孫臏貴勢王
廖貴先兒良貴後荀子曰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
先老子有見於拙無見於信墨子有見於齊無見

於畸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墨子有見於齊兼
愛也陽朱貴己爲我也呂氏以孔子列於老氏之
後秦無儒故也

迂齋云梓人傳規模從呂氏春秋來愚按呂氏分職
篇云使衆能與衆賢功名大立於世不予佐之者
而予其主其主使之也譬之若爲宮室必任巧匠
奚故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夫國重物也其不善
也豈特宮室哉巧匠爲宮室爲圓必以規爲方必
以矩爲平直必以準繩功既就不知規矩繩墨而
賞匠巧也巧匠之宮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善

此某君某王之宮室也柳子立意本於此

劉向論起昌陵疏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本於
呂氏春秋

說苑晉太史屠餘見晉平公之驕以其國法歸周周
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對曰晉先亡
居三年晉果亡愚謂平公後三年晉未亡也是時
兩周末分亦無周威公呂氏春秋晉太史屠乘見
晉公之驕高誘注以爲晉出公當從呂覽然晉政
在大夫久矣非以驕亡也屠乘不可謂知幾

孔叢子公孫龍臧三耳呂氏春秋作藏三牙

賈誼疏壹動而五業附新書云五美附見五美篇業字當

作美

六韜曰冠雖弊禮加之於首履雖新法踐之於地賈誼之言本此韓非子亦云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黃帝曰日中必焚操刀必割顏注此語見六韜主上之操也語出尉繚子卷中淮南詮言訓曰禹決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種樹穀因地也湯武平暴亂因時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張夫人諫符堅之言本於此

賈誼書云德渥澤洽調和大暢則天清澈地富燠物時熟吳斗南謂漢郊祀歌后土富媪昭明三光媪當作燠

鹽鐵論文學曰臧文仲治魯勝盜而自矜子貢曰民將欺而况民盜乎文仲子貢不同時斯言誤矣

仲長子昌言曰北方寒其人壽南方暑其人夭此寒暑之方驗於人也均之蠶也寒而餓之則引日多温而飽之則引日少此寒温饑飽之為脩短驗於物者也論養生者盍於此觀之

韓子蒼醫說用此意物理論曰道家則尚冷以草木用冷生醫家則尚温以血脉以燠通

淮南子曰春貸秋賦民皆欣春賦秋貸衆皆怨得失同喜怒爲別其時異也爲魚德者非挈而入淵爲獲賜者非負而緣木縱之其所而已亦見文子此柳子種樹傳之意

文子聾蟲雖愚不害其所愛注云鼈聾無耳淮南子曰任馬不觸木獬狗不自投於河雖聾蟲而不自陷又况人乎又曰馬聾蟲也注云喻無知孝皇問王季海曰聾字何以從龍從耳對曰山海經龍聽以角不以耳

山海經檢此語未見

傅子曰人之學者猶渴而飲河海也大飲則大盈小飲則小盈伊川謂如群飲於河各充其量

抱朴子論仙篇按重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仲舒儒者豈肯爲方士家錄蓋依託也

又按漢禁中起居注卽西京雜記所謂葛洪家有漢武帝禁中起居注一卷漢武故事二卷通典云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馬后撰明帝起居注則漢起居似在宮中爲女史之任荀悅申鑒曰先帝故事有起居注動靜之節必書焉

祛惑篇有古强者云孔子常勸我讀易云此良書也丘竊好之韋編三絕鐵檣三折今乃大悟史記世

家韋編三絕鐵槌見於此

適一作槌此方士寓言也

魏李蕭遠運命論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畧之說言

三畧者始見於此

漢光武詔引黃石公記未有三畧之名

含神霧云

風后爲黃帝師又爲禹師化爲老子授張良書今有素書六篇謂黃石公圯上授子房世人多以三畧爲是荆公詩云素書一卷天與之

太平御覽引鄒子曰朱買臣孜孜脩學不知雨之流粟此鄒子之書非戰國之鄒子也

慎子曰禮從俗政從上使從君國有貴賤之禮無賢

不肖之禮

見初學記

曲禮曰禮從宜使從俗言事不可

常也謂禮從俗則非

尸子曰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

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義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無入寡人之樂寡人無入子之朝自是已來子產治鄭城門不閉國無盜賊道無餓人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雖抱鐘而朝可也愚謂爲邦必放鄭聲此孔子之言也豈有抱鐘而朝之言哉程子謂未有心蠹而能用管仲者於鄭簡公亦云

論衡蓋蔡中郎所秘玩而劉氏史通譏之曰克自紀

述其父祖不肖爲州閭所鄙而荅以瞽頑舜神鯀惡禹聖盛矜於已而厚辱其先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母名教之罪人也葛文康公亦曰克刺孟子猶之可也至詆訾孔子以繫而不食之言爲鄙以從佛矜公山之召爲濁又非其脫駮舊館而惜車於鯉又謂道不行於中國豈能行於九夷若克者豈足以語聖人之趣哉卽二說觀之此書非小疵也呂南公謂克飾小辯以驚俗蔡邕欲獨傳之何其謬哉

家語問舜冠謂魯哀公問於孔子尚書太傳以爲成

王問周公

子思子曰東戶季子之時道上鴈行而不拾遺餘糧

宿諸畝首

餘糧棲畝本於此

劉邵人物志曰易以咸爲德以謙爲道老子以無爲德以虛爲道愚謂咸言虛而不言無與老氏異

宋咸注法言云天地不常泰亦不常否聖人不常出亦不常絕

或問賢曰顏淵黔婁四皓韋玄成王介甫曰出乎顏淵則聖人矣出乎韋玄成則衆人矣

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此韓非語也余

襄公謹箴用之

杜牧注孫子序云孫武著書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

剩筆其精切凡十三篇因注解之攷之史記本傳

闔廬日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非筆削為十三篇也

莊子楚狂之歌所謂迷陽人皆不曉胡明仲云荆楚

有草叢生脩條四時發穎春夏之交花亦繁麗條

之腴者大如巨擘剥而食之其味甘美野人呼為

迷陽其膚多刺故曰無傷吾行無傷吾足

困學紀聞卷之十終

困學紀聞卷之十一

攷史

戰國策張儀說秦王曰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姚氏

云韓非子第一篇初見秦文與此同鮑氏失於攷

證呂成公麗澤集文取此篇

鄒忌不如徐公美新序云齊有田巴先生行脩於外

王聞其賢聘之將問政焉田巴改製新衣拂飭冠

帶顧謂其妾妾曰佼將出門問其從者從者曰佼

過於淄水自照視醜惡甚焉遂見齊王齊王問政

對曰今者大王召臣臣問妾妾愛臣諛臣曰佼問

從者從者畏臣諛臣曰佞臣至臨淄水而觀然後知醜惡也今王察之齊國治矣與鄒忌之言畧同洪景廬謂孟子所書齊景公問晏子與管子內言戒篇相似蓋傳記若是者多矣

齊負郭之民有狐咷者正議閔王斲之檀衢按呂氏春秋貴直論狐援說齊湣王曰殷之鼎陳於周之廷其社蓋於周之屏其干戚之音在人之遊亡國之音不得至於廟亡國之社不得見於天亡國之器陳於廷所以爲戒王必勉之其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無使太公之社蓋之屏無使齊音充人之

遊齊王不受狐援出而哭國五日其辭曰先出也衣絺紵後後出也滿囹圄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齊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斲王曰行法狐援乃言曰有人自南方來鮒入而鯢居使人之朝爲草而國爲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援已不用若言又斲之東閭每斲者以吾參夫二子者乎漢古今人表作狐爰注卽狐咷也愚謂殺諍臣者必亡狐援其洩冶之類乎

齊威王封卽墨大夫燕取齊七十餘城唯莒卽墨不下田單以卽墨破燕齊王建將入秦卽墨大夫入

見畫臨晉武關之策建不聽而亡吁何卽墨之多
君子也建能聽卽墨大夫之謀則齊可以勝秦矣
國未嘗無士也

太平御覽引戰國策曰吳子問孫武曰敵人保山據
險擅利而處糧食又足挑之則不出乘間則侵掠
爲之柰何武曰分兵守要謹備勿懈潛探其情密
候其怠以利誘之禁其牧採久無所得自然變改
待離其故奪其所愛今本無之

樂間入趙燕王以書謝焉新序以爲惠王遺樂毅書
新序樂毅書君子絕交無惡言去臣無惡聲

戰國有兩公孫弘一在齊爲孟嘗君見秦昭王一在
中山言司馬憲招大國之威求相與漢平津侯爲
三韓子云公孫弘斷髮而爲越王騎是又一人也
禹貢正義鄭康成云戰國策碣石在九門姚宏云戰
國策遺逸如司馬正引馬犯謂周君徐廣引韓兵
入西周李善引呂不韋言周三十七王歐陽詢引
蘇秦謂元戎以鐵爲矢史記正義引九門本有宮
室而居今本所無

晏元獻論秦穆公以由余爲賢用其謀伐戎夫臣節
有死無貳戎使由余觀秦終竭謀慮滅其舊疆豈

鍾儀操南音樂教不謀燕國之意哉秦穆之致由
余而闢戎土也失君君臣臣之訓矣元獻之論有
補世教故錄之

唐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其事見韓
子由余對秦穆公曰舜作食器流漆墨其上國之
不服者十三禹作祭器墨染其外朱畫其內國之
不服者三十三

薛士龍曰齊威之霸不在阿卽墨之斷而在毀譽者
之刑今按毀譽者乃佞臣周破胡見列女傳

大事記魏以田文爲相解題曰田文與孟嘗君姓名

適同而在前呂氏春秋審分覽作商文所載吳起
問荅與史記畧同西山讀書乙記謂田文游俠之
宗至以至少國疑自任未知其可也誤以爲孟嘗
君

王逸云屈原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
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漢興
徙楚昭屈景於長陵以強幹弱支三姓至漢初
猶盛也莊子曰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
一也說云昭景甲三者皆楚同宗也甲氏其卽屈
氏歟秦欲與楚懷王會武關昭睢屈平皆諫王無

行襄王自齊歸齊求東地五百里昭常請守之景
鯉請西索救於秦東地復全三閭之賢者忠於宗
國所以長久

陳軫傳卞莊子刺虎戰國策作管莊子索隱引戰國
策作館莊子館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

晉楚之爭霸在鄭秦之爭天下在韓魏林少穎謂六
國卒弁於秦出於范雎遠交近攻之策取韓魏以
執天下之樞也其遠交也二十年不加兵於楚四
十年不加兵於齊其近攻也今年伐韓明年伐魏
更出迭入無寧歲韓魏折而入於秦四國所以相

繼而亡也秦取六國謂之蠶食蓋蠶之食葉自近
及遠古史云范雎自爲身謀未見有益於秦愚謂
此策不爲無益然韓不用韓玘魏不廢信陵則國
不亡

周赧王卒於乙巳明年丙午秦遷西周公而東周君
猶存也壬子秦遷東周君而周遂不祀作史者當
自丙午至壬子繫周統于七國之上乃得春秋存
陳之義大事記周赧後卽繫秦朱子以爲未當綱
目以七國如楚漢並書之

七國齊魏趙韓皆大夫篡楚爲黃秦爲呂唯燕爲舊

國召公之澤遠矣惠王不用樂毅太子丹乃用荆軻其能國乎

老泉謂秦之憂在六國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最強最後取非其憂在蜀也愚謂取蜀則楚在掌中矣白起所以再戰而燒夷陵也

魯仲連書富比乎陶衛延篤注戰國策云陶朱公子荆王邵云魏冉封陶商君封衛今按商君封於商非封衛也

李文叔書戰國策曰爲是說者非難而載是說者爲不易得使秦漢而後復有爲是說者必無能載之

者矣愚觀董晉之荅回紇語李懷光譚忠之說劉總詞氣雄健有先秦風韓杜二公之筆力足以發之也

董晉行狀
燕將錄

秦昭王五十一年滅周是歲漢高祖生於豐沛天道

之倚伏可畏哉

史記昭王五十一年報
王卒皇甫謐曰高祖生

秦莊襄王元年滅東周三年始皇立而伯翳之秦亦滅二世元年廢衛君是歲諸侯之起者五國三年而秦亡然則滅人之國乃所以自滅也

秦皇欲以一至萬新莽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宋明帝給三百年期其愚一也漢世祖曰日復一日安敢

遠期千歲乎真帝王之言哉

魏公子退讓而口不忍獻五城尹翁歸不私而不敢

見其邑子是以君子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

箝語燔書秦欲愚其民而不能愚陳涉指鹿東蒲高

欲愚其君而不能愚子嬰

韋昭洞曆記紂無道比干知極諫必死作秣金關歌

古歌尚質必無秣馬
金關之語蓋依託也

賈生過秦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春秋時殽桃林晉

地非秦有也

史記正誤

索隱正義刻通鑑考異古史大
事記解題所攷正者皆不著

五帝本紀列黃帝顓辛堯舜謂孔子所告宰予儒者

或不傳及春秋國語發明五德繫姓章矣書缺有

間乃時見於他說五峰胡氏曰仲尼繫易歷敘制

器致用兼濟生民者獨稱犧農黃帝堯舜氏蓋以

是為五帝也而顓辛無聞焉太史公所載特形容

之虛語爾朱文公曰易大傳孔聖之言八卦文字

之祖何故遺而不錄

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

事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書正

義曰舜年六十二為天子大禹謨朕宅帝位三十

有三載乃求禪禹孟子云舜薦禹於天十七年是在位五十年明矣史記皆謬
夏本紀太康崩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左傳正義曰太康失邦及小康紹國尚有百載乃滅有窮本紀不言羿浞之事是遷說之踈
殷本紀祖乙遷於邢書正義曰鄭玄云祖乙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於是脩德以禦之不復徙也
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與書序違非也

太甲既立三年伊尹放之於桐宮居桐宮三年悔過

反善伊尹乃迎而授之政謂太甲歸亳之歲已爲卽位六年遷說妄也

祖已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與書序相違

帝陽甲之時殷衰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皇王大紀曰以其世攷之自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中丁之名誤也太戊爲大甲之孫三代表云太戊小甲弟則亦是沃丁弟太甲子書正義謂本紀世表必有一誤

周本紀不甯末年夏氏政亂去稷不務不甯以失其

官而奔戎狄之間周語云不窋自窋于戎狄之間
韋昭云不窋去夏而遷于幽詩正義按公劉之篇
公劉避亂適幽公劉者不窋之孫

古公有長子曰大伯次曰虞仲大姜生季歷左傳正
義曰如史記之文似王季與大伯別母遷言䟽繆
太伯虞仲辟季歷適荆蠻若有適庶不須相辟知
其皆同母也

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歐陽
公以為妄說五峯胡氏曰詩人言文王受命指其
至誠動天得天人之助耳李子思曰以虞芮質成

之年為文王興王業之初則可而謂文王於是自
稱王則不可朱文公謂武成有惟九年大統未集
之說若以在位五十年推之不知九年當從何處
數起亦未見史遷全不是歐陽公全是不若兩存

之劉道原曰遷不見古文尚書以文王受命七年
而崩孔安國見武成篇故秦誓傳曰周自虞芮
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至
九年文王卒劉歆三統曆以為九年

武王祭于畢觀兵孟津歐陽公曰伯夷傳又載父死

不葬之說皆不可為信程子曰觀兵必無此理今

日天命絕則紂是獨夫豈容更待三年林氏曰漢

儒以觀政轉為觀兵而為周師再舉之說

武王追思先聖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禮記正義曰追思先聖乃封之與樂記未及下車義反當以記爲正

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左傳曰母弟俱是惠后所生正義曰史記謬也

周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呂成公曰古史案汲冢紀年共伯和于王位故諡共和左傳王子朝告諸侯曰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后效官推是而言則厲宣之間諸侯有去其位而代王爲政者

莊子曰共伯得之於丘首

舜封棄於郟號曰后稷詩正義曰稷之功成實在堯世其封於郟必是堯之封故箋傳皆以爲堯本紀以后稷之號亦起舜時其言不可信也

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群公皆懼惟太公強之書正義曰太公六韜云卜戰龜兆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著不踰人矣彼言不吉者六韜之書後人所作史記又採用六韜好事者妄矜太公非實事也

穆王卽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書正義曰孔

傳云穆王卽位過四十矣不知出何書遷若在孔後或當各有所據

秦本紀晉獻公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爲秦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以五羖羊皮贖之范太史曰商鞅傳又載趙良之言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自鬻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史記所傳自相盾矛如此朱文公曰按左氏媵秦穆姬者乃井伯非百里奚也

賜襄公岐以西之地襄公生文公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詩正義曰鄭氏詩譜言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則是全得西畿與本紀異按終南之山在岐之東南大夫之戒襄公已引終南爲喻則襄公亦得岐東非唯自岐以西也如本紀之言文公獻岐東於周則秦之東境終不過岐而春秋之時秦境東至於河明襄公救周卽得之矣本紀之言不可信也

呂后本紀夾漈鄭氏曰遷遺惠而紀呂無亦獎盜乎樂書得神馬渥洼水中爲太一之歌後伐大宛得千里馬爲歌中尉汲黯進曰云丞相公孫弘曰黯

誹謗聖制說齋唐氏曰按漢書武帝紀元鼎四年
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天馬之歌太初四年春貳師
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
之歌而元狩二年春三月丞相弘薨則先元鼎四
年已八年矣汲黯傳渾邪王降之歲汲黯坐法免
官隱田園者數年至更立五銖錢復起爲淮陽太
守居淮陽十歲而卒按武紀昆邪之降在元狩二
年而行五銖錢在五年又十歲則元封四年也其
去太初四年尚六年則汲黯之卒亦久矣今樂書
乃云得大宛馬而作天馬之歌汲黯嘗有言而公

孫弘又從而譖之不亦厚誣古人哉况黯在武帝
時始爲謁者遷滎陽令稱疾歸乃召爲中大夫又
出爲東海太守又召爲主爵都尉又公孫請徙爲
右內史數歲而免官又數歲而起爲淮陽太守則
未嘗爲中尉也假使黯之言在馬生渥洼之年則
弘之死固已久矣漢書司馬遷傳言史記十篇有
錄無書而注言樂書亦亡則此非遷之作明矣使
遷在當時而乖舛如此不亦繆乎

天官書東宮蒼龍南宮朱鳥西宮咸池北宮玄武吳
氏曰蒼龍朱鳥玄武各總其方七宿而言咸池別

一星名晉天文志所謂天潢南三星曰咸池魚圍者是已豈所以總西方七宿哉又列參白虎於昴畢之後何其類列之駁也

十二諸侯年表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卒四十三年敬王崩周本紀敬王崩子元王立八年崩子定王立六年年表定王元年左傳盡此左傳正義曰杜世族譜云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獲麟之歲也四十二年而敬王崩敬王子元王十年春秋之傳終矣與史記不同史記世代年月事多舛錯故班固以文多抵牾按世本敬王崩貞王介立貞王

崩元王赤立宋忠注引太史公書云元王仁生貞王介與世本不相應不知誰是則宋忠不能定也帝王世紀敬王三十九年春秋經終四十四年敬王崩子貞定王立貞定王崩子元王立是世本與史記參差不同書籍久遠事多紕繆杜違史記亦何怪焉

吳世家以光爲諸樊之子僚爲夷昧之子左傳正義曰世本云夷昧及僚夷昧生光服虔云夷昧生光而廢之僚者夷昧之庶兄夷昧卒僚代立故光曰我王嗣也是用公羊爲說也杜言光吳王諸樊子

用史記爲說也班固云遷采世本爲史記而今之
世本與遷言不同世本多誤不足依馮故杜以史
記爲正

傳言大伯端委仲雍斷髮史記云二人皆文身斷髮

示不可用文身斷髮自辟害耳遠適荆蠻則周人

不知其處何以須示不可用也皆遷之謬

石林葉氏曰以

春秋傳考之斷髮文身
蓋仲雍太伯無與焉

越王滅吳誅太宰嚭通鑑外紀曰左傳哀公二十四
年閏月哀公如越季孫懼因太宰嚭而納賂焉在
吳亡後二年也嚭入越亦用事安得吳亡卽誅哉

宋世家武王克殷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書
正義曰面縛縛手於後故口銜其壁又安得左牽
羊右把茅也

燕世家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因踐胙召公疑之作
君奭書正義曰此篇是致政之後言留輔成王之
意其文甚明遷妄爲說爾

衛世家莊公娶齊女爲夫人而無子又娶陳女爲夫
人生子早死陳女女娣生完完母死莊公命夫人
齊女子之詩正義曰禮諸侯不再娶且莊姜仍在
左傳唯言又娶於陳不言爲夫人左傳言莊姜以

為已子云完母死亦非也

武公殺兄篡國呂成公曰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又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傲于國計其初即位其齒蓋已四十餘矣使果弑共伯而篡立則共伯見弑之時其齒又加長於武公安得謂之蚤死乎髦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既小斂則脫之史記謂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殺則是時共伯已脫髦矣詩安得猶謂之髦彼兩髦乎是共伯未嘗有見弑之事武公未嘗有篡弑之惡也

初宣公愛夫人夷姜左傳正義曰烝淫而謂之夫人

謬也

鄭桓公世家云宣王庶弟年表云宣王母弟詩正義曰世家年表自乖異

虢鄆果獻十邑桓公竟國之詩正義曰詩譜武公卒取十邑如世家則桓公皆自取十邑馬遷見國語有史伯為桓公謀取十邑之文不知桓身未得故傳會為此說耳外傳云皆子男之國虢鄆為大則八邑各為其國非虢鄆之地無由得獻之桓公也

左傳正義曰案鄭語桓公始謀未取之也武公始國非桓公也全滅虢鄆非獻邑也遷之言皆謬

齊世家胡公始徙都薄姑周夷王之時獻公因徙薄

姑都治臨淄時正義曰詩丞民云仲山甫徂齊傳曰古者諸侯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遷於臨淄以爲宣王之時始遷臨淄與世家異毛公在遷之前其言當有據

項公十一年晉初置六卿賞安革之功項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不敢當晉世家景公十二年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景公爲王景公讓不敢左傳正義曰此時天子雖微諸侯並盛晉文不敢請隧楚莊不敢問鼎又齊弱於晉所較不多豈爲一戰而勝便卽以王相許準時度勢理必不然齊侯朝于晉將

授王遷之意所以有此說者當讀此傳將授王以爲將授王遂飾成爲此謬辭耳

魯世家哀公奔越國人迎哀公復歸卒於有山氏左傳正義曰傳稱國人施罪於有山氏不得復歸而卒於其家也遷妄耳

齊世家 周西伯昌與呂尚陰謀脩德以傾商政

其事多兵權與竒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爲本謀石林葉氏曰其說蓋出六韜夫太公賢者也其所用王術也其所事聖人也則出處必有義而致君必有道自墨翟以太公於文王

爲忤合而孫武謂之用間且以嘗爲文武將兵故尚權詐者多並緣自見說齋唐氏曰三分有二而猶事商在衆人必以爲失時三后協心而後道洽在常情必以爲無功二聖人信之篤守之固至誠惻怛之心寬厚和平之政浹於斯民固結而不可解此豈矯拂而僞爲亦出於自然而已彼太史公曾不知此乃曰周西伯昌囚姜里歸與呂尚陰謀脩德以傾商政又曰周公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此特戰國變詐之謀後世苟簡之說殆非文王之事周公之言也遷不能辨

其是否又從而筆之於書使後人懷欲得之心務速成之功者藉此以爲口實其害豈小哉

晉世家鄂侯郤立六年當魯隱公五年卒子哀侯光立詩正義曰案左傳隱公五年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六年甲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則哀侯之立鄂侯未卒世家言卒非也

獻公使士爲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絳詩正義曰案左傳爲使群公子盡殺游氏之族而城聚

而處之則城聚以處群公子非晉都也言命聚曰絳非也

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爲伯周作晉文侯命夾深鄭氏曰于時去文侯十有五世而誤以文侯爲重耳申生母齊桓女也同母女弟爲秦穆公夫人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左傳正義曰案傳申生之母本是武公之妾武公末年齊桓始立不得爲齊桓女也虢射惠公之舅狐偃文公之舅母不得爲姊妹也皆遷之妄

夢夫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左傳正義曰邑姜方震而夢明是邑姜夢矣安得以爲武王夢也薄姬之夢龍據其心燕姬之夢蘭爲已子彼皆夢發於母此何以夢發於父是遷之妄

陳世家桓公鮑卒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太子免之三弟長者各躍中曰林少曰杵曰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爲利公詩正義曰案左傳桓五年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伐之則是佗自殺免非蔡人爲佗殺免也六年蔡人殺陳佗莊二十二年傳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與佗一

人不得云爲佗殺五父也六年殺佗十二年陳侯
躍卒則厲公卽是躍躍旣爲厲公則無復利公矣
旣誤以佗爲厲公又妄稱躍爲利公世家言佗死
而躍立立五月而卒然則躍亦以桓六年卒矣而
春秋躍卒在桓十二年非徒五月皆史記之謬左
傳正義曰束皙言遷分一人以爲兩人以無爲有
謂此事也

舜居媯汭其後因姓媯氏左傳正義曰世本舜姓姚
氏虞思猶姓姚氏至胡公周乃賜姓爲媯謂胡公
之前已姓媯妄也

楚世家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高辛氏之
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詩正義曰楚語
稱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
屬民則黎爲火正高陽時也言高辛者以重黎是
顓頊命之歷及高辛仍爲此職故二文不同也黎
實祝融重爲南正而楚世家同以重黎爲祝融謬
也世家又云帝嚳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
後復居火正爲祝融鄭語以八姓爲黎後者以吳
回繫黎之後復居黎職故本之黎也左傳少皞氏
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史記以重黎爲一人

又言以吳回爲重黎皆謬

蚡冒卒弟熊達立是爲楚武王左傳正義曰杜注蚡冒楚武王父不從史記劉炫以世家規杜云蚡冒是兄不得爲父

莊王卽位三年伍舉入諫曰願進隱愚按莊王時有嬖人伍參其子伍舉在康王時康王莊王之孫呂氏春秋審應覽云荆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讒成公賈入諫曰願與君王讎新序云士慶然則非伍舉也

燕世家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時不可失也朱文公曰或問勸齊伐燕有諸史記蓋傳聞此說之誤

三代世表稷契皆爲帝嚳之子堯亦帝嚳之子左傳正義曰世族譜取史記之說又從而譏之案鯀則舜之五世從祖父也而及舜共爲堯臣堯則舜之三從高祖而妻其女此史記之可疑者

杞世家其殷後則初封武庚於殷墟復以叛而誅之更命微子爲殷後詩正義曰書序微子之命是宋爲殷後成王始命之樂記武王投殷之後於宋其實武王之時始封於宋未爲殷後也成王命爲殷

後當爵爲公地方百里史記以爲成王之時始封
微子於宋與樂記又乖

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蔡叔周公弟也左傳
正義曰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蔡
在魯上明以長幼爲次賈逵等皆言蔡叔周公兄
故杜從之

聃季載杜云毛叔聃又不數叔振鐸者杜以振鐸非
周公同母故不數之或杜別有所見不以管蔡世
家爲說

魏世家三十六年惠王卒左傳後序曰古書紀年篇

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
惠成王卒卽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爲
後王年也朱文公曰惠襄哀之年見於竹書明甚
史記蓋失其實邵子皇極之書及從史記而不取

竹書

文公曰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
之佐曷益乎史通曰論成敗者當以人事爲主必
推命而言則其理悖矣

趙世家趙朔娶晉成公姊爲夫人左傳正義曰案傳
趙衰適妻是文公之女若朔妻成公之姊則亦文

公之女父之從母不可以爲妻且文公之卒距此四十六年莊姬此時尚少不得爲成公姊費服先儒皆以爲成公之女故杜從之

屠岸賈誅趙氏殺趙朔趙同趙括又云公孫杵臼取他兒代武死程嬰匿武於山中居十五左傳正義曰欒書將下軍則於時朔已死矣不得與同括俱死也晉君明諸臣強無容有屠岸賈輒廁其間如此專恣呂成公曰史記失於傳聞之差是時晉室正盛而云索莊姬子於宮中自有紀綱不容如此趙嬰已亡而云與同括同時死以二者考之見其

訣

孔子世家王文公曰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淇水李氏曰欲尊大聖人而反小之其所以稱夫子者識會稽之骨辨墳羊之怪道楷天之異測桓釐之災斯以爲聖而已矣何其陋也皇王大紀曰遷載孔子言行不得其真者尤多

伯夷傳朱文公曰孔子謂求仁得仁又何怨傳但見

伯夷滿身是怨致堂胡氏曰叩馬之諫孔氏未嘗

及也程子曰史記所載諫詞皆非也武王伐商即位已十一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語

仲尼弟子傳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

通鑑外紀曰戰國之時齊魯交兵者數矣一不被

伐安能存哉田氏弱齊一當吳兵安能亂哉吳不

備越而亡勝齊安能破哉四卿擅權晉以衰弱脩

兵休卒安能強哉越從吳伐齊滅吳乃強此安能

伯哉十年之中魯齊晉未嘗有變吳越不為是而

存亡遷之言華而少實哉

有若狀似孔子共立為師宋景文公曰此鄒魯間野

人語耳觀孟子書則始嘗謀之後弗克舉安有撒

坐之論乎

宰予與田常作亂龜山楊氏曰田常為亂於齊齊君

盖弗勝也宰予附田常則誰得而殺之使其為齊

君而死則予何罪焉當是時有闕止字子我死於

田常之亂是必傳之者誤而為宰我也

孟子列傳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葛氏

曰於孟子無所見但有對滕文公之語

刺客傳說齊唐氏曰諸侯棄甲兵之讎為盟會之禮

乃於登壇之後奮七首而劫國君賊天下之禮者

非沫乎君臣之義有死無隕專諸感公子光之豢
養而親割刃於王僚賊天下之義者非諸乎父母
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政纔終父母之年遂殺身
以爲仲子賊天下之仁者非政乎樊將軍以困窮
歸燕丹軻說取其首以濟入秦之詐賊天下之信
者非軻乎以賊禮賊義賊仁賊信之人並列於傳
又從而嗟嘆其志不亦繆哉豫子以不忘舊君殺
身而不悔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乃引而寘諸四
子之間不亦薰蕕之共器乎

張叔傳未嘗言案人呂成公曰景帝誅鼂錯時丞相

青翟中尉嘉廷尉毆劾奏錯之大逆無道錯當要
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廷尉毆卽張毆
也安得爲不案人哉則毆固謹於細而畧於大也
商君傳趙良曰五殺大夫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
置晉君呂成公曰秦穆納晉惠在僖九年納晉文
在僖二十四年相距十九年同用史文之文惡其
司馬相如傳贊楊雄以爲勸百而風美一江氏案曰雄
後於遷甚久遷得引雄辭何哉蓋後人以漢書贊
附益之

滑稽傳韓魏處戰國之時而云其君陪楚莊王葬馬

史通謂以後爲先

貨殖傳子贛廢著鬻財史通曰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貨殖爲傳獨以子貢居先成人之美不其缺如酷吏周陽由傳與汲黯俱爲忤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漢書呂成公曰吾觀汲黯廷折公孫弘質張湯揖衛青所謂眼高四海空無人者也彼周陽由孤豚腐鼠何足以辱同車而反謂黯不敢均茵馮班固之陋至此愚按班史實本於史記

自序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夾漈鄭氏曰湯武仗大義平殘賊易謂順天應人烏可與陳涉同日而並議哉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作孟子荀卿傳鄭氏曰孟子距楊墨荀卿亦非墨子儒墨固異矣豈嘗獵其遺文哉

仁者有乎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傳鄭氏曰游俠之徒未足爲煦煦之萬一况能當仁義之重名乎

太史公論六家之要指西山真氏曰列儒者於陰陽墨名法道家之間是謂儒者特六家之一爾而不

知儒者之道無所不該五家之所長儒者皆有之
其短者吾道之所棄也談之學本於黃老故其論
如此

封禪書皇王大紀曰自史遷載管仲言上古封禪之
君七十有二後世人主希慕之以爲太平盛典然
登不偏於四岳封非十有二山入懷晏安不行五
載一巡守之制出崇泰侈無納言計功行賞之實
鑄文告成明示得意而非所以教諸侯德也泥金
檢玉遂其侈心而非所以教諸侯禮也心與天道
相反事與聖人相悖故太平之典方舉而天災人

禍隨至者多矣梁許懋曰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
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鑄文告成是故攷舜
典可以知後世封禪之失稽懋言可以知史遷著
書之謬

魯世家開金滕書呂子進曰考之於書啓金滕之書
在周公未薨前而無榘蚤事此盖一事傳之者不
同耳

張釋之傳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張廷尉事景帝歲
餘爲淮南王相共氏曰漢百官公卿表文帝卽位
三年釋之爲廷尉至十年書廷尉昌廷尉嘉又二

人凡歷十三年景帝乃立而張敞爲廷尉則是釋
之未嘗十年不調及未嘗以廷尉事景帝也
匈奴傳夏道衰公劉變于西戎其後三百有餘歲戎
狄攻大王亶父王氏述曰自后稷三傳而得公劉
自亶父三傳而武王滅商則公劉在夏之中衰而
亶父宜在商之季世不啻五六百年而曰三百歲
未知何所據

秦穆公得由余西戎服於秦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
魏絳和戎翟以左氏考之魯文公三年秦始皇霸西
戎史記差襄公四年晉魏絳和戎裁五十餘歲

田敬仲世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史
通曰田常見存而遽呼以諡此之不實昭然可見

蘇氏曰田常之時安
知其爲成子而稱之

周本紀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君於愚狐秦始皇
本紀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
沒水求之弗得滴水李氏曰是時泗水在彭城宋
之分九鼎何緣而至宋夫取九鼎者秦昭襄也始
皇乃莊襄之子也世數年歲相去不遠始皇東遊
過彭城於泗水欲出周鼎竟不得兩說抵牾如此
宋世家襄公之時其大夫正考父蒞之故追道契湯

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曹氏曰自戴公至襄公凡一百五十有一年正考甫既佐戴公而能至于襄公之時作頌何其壽耶朱氏曰太史公蓋本韓詩之說頌皆天子之事非宋所有其辭古奧亦不類周世之文

殷本紀曰微子數諫紂不聽及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強諫而死箕子佯狂爲奴而後太師少師挾其祭樂器以奔于周武王乘此東伐劉氏度曰以書考之太師卽箕子也少師卽比干也若已殺比干囚箕子則所謂太師少師奔周者又何人也宋

世家曰箕子不忍彰君之惡乃佯狂爲奴比干見箕子諫不聽乃直諫而死微子曰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勸微子遂行及武王伐商微子遂持其祭器造于軍門肉袒面縛以降于周今以論語考之微子則先去箕子奴次之比干死又次之聖人之言固有次第且微子已行矣則武王伐商之際何反歸于國以自取面縛之辱也蔡氏况曰按左傳微子適周乃在克商之後所謂去者特去其位而逃遯於外耳

伯夷傳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者可謂善人非

邪程子曰天道甚大安可以一人之故妄意窺測
如曰顏何爲而夭跖何爲而壽皆指一人計較天
理非知天也

秦廢太后逐穰侯朱文公曰經世書只言秦奪太后
權蓋實不曾廢

孔子世家匡人拘孔子益急孔子使者爲甯武子臣
於衛然後得去致堂胡氏曰穆公末武子之子相
已與孫良夫將兵侵齊武子非老則卒矣穆公卒
歷定公獻公凡三十七年至靈公三十八年而孔
子來使有兩武子則可若猶俞也其年當百有五

十六矣何子長之踈也

二年不蜚不鳴楚世家謂伍舉進隱於莊王滑稽傳
謂淳于髡說齊武王此一事而兩見然莊王時嬖
人伍參見左氏傳舉其子也新序以爲士慶呂氏
春秋以爲成公賈不言伍舉

困學紀聞卷之十一 終

困學紀聞卷之十二

攷史

浚儀 王應麟 伯厚甫

三皇之書伏羲有易神農有本艸黃帝有素問易以

卜筮存本艸素問以方技存其天乎新安王晦叔

云 程子曰素問必出於戰國之末

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見于王莽

傳蓋古之遺言也與邵子觀物同

司馬公詩曰虞舜在倦勤薦禹為天子豈有復南巡

迢迢度湘水張文潛詩曰重瞳陟方時二妃蓋老

人安肯泣路傍洒淚留叢筠二詩可祛千載之惑
天官書云熟五斗米頃李商隱李賀小傳如炊五斗
黍許時本於此

趙使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樂乘使趙葱顏聚代李牧
牧不受命此非爲將之法頗牧特戰國之將爾易
之師曰行險而順

太史公傳周陽由云與汲黯俱爲忤黯之正直所謂
仁者有勇剛毅近仁者也謂之忤可乎周陽由螻
鷃之靡爾其可以與黯並言乎汲鄭同傳猶不可
而以由與黯俱是鸞梟接翼也

賈生弔屈原曰謂跖躋廉注楚之大盜曰莊躋韓非
子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莊躋爲盜於境內而
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躋蓋在莊王時漢西南夷
傳莊躋者楚莊王苗裔也以其衆王滇此又一莊
躋也名氏與盜同何哉

淮南人間訓曰秦王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
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
一軍守九嶷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
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
轉餉又一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

君譯吁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爲
秦置桀駿以爲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
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於是陳勝起
於大澤秦擊越之事詳見于此大事記在始皇三
十三年解題不引鴻烈書錄此以補遺

淮南王諫
伐閩越其

言畧
同

太史公述楚漢春秋其不載於書者正義云項羽歌
美人和之楚漢春秋云歌曰漢兵已畧地四方楚
歌聲大聲大氣盡賤妾何聊生是時已爲五言矣
五言始於五子之歌行露

楚漢春秋曰高帝初封侯者皆賜丹書鐵券曰使黃
河如帶太山如礪漢有宗廟爾無絕世

下二句
不同

又曰惠帝崩呂太后欲爲高墳使從未央宮而見之
諸將諫不許東陽侯垂泣曰陛下見惠帝冢悲哀
流涕無已傷生也臣竊哀之太后乃止東陽侯
張相如也又曰下蔡亭長詈淮南王曰封汝爵爲
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尚未足黔徒羣盜所邪而反
何也

謂英布史
漢不載

漢大啓九國燕代齊趙梁楚荆吳淮南淮陽皆同姓
也長沙異姓不與焉漢表削淮陽而劉長沙當從

斷而敢行鬼神避之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秋霜
降者艸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戰國諸子之言
而趙高誦之爾高非能爲此言也

樂書作十九章索隱云安世房中樂今攷之漢志安
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索隱誤

御覽載淳于髡十酒說曰羅襦排門翠笄窺牖盖好
事者因滑稽傳而廣之非戰國時語也

鄒陽書齊用越人蒙漢書云越人子臧其事未詳
李斯傳汪辯士隱姓名遺秦將章邯書曰云云此書

在善文中隋志善文五十卷杜預撰

滑稽傳齊使淳于髡獻鵠於楚說苑云魏文侯使舍
人毋擇獻鵠於齊魯連子云展無所爲魯君使遺
齊君鴻韓詩外傳云齊使獻鴻於楚其事皆同而
四書所載異

項羽紀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法言以爲蔡
生漢書以爲韓生

漢高祖起布衣滅秦楚自後世處之必誇大功業以
爲軼堯舜駕湯武矣其赦令曰兵不得休八年萬
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言甚

簡而無自矜之意此所以詒厥孫子享四百年之祚歟

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此高帝之詔也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蓋已見於此詔矣劉向稱賈誼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伊管豈可並言哉林少穎論之曰王霸之無辯漢世爲尤甚擬人之非論漢儒爲尤甚尊王絀霸言道義不言功利一董仲舒而已

班固敘武帝名臣李延年桑弘羊亦與焉若儒雅則列董仲舒於公孫弘倪寬之間汲黯之直豈卜式

之儔哉史筆之褒貶萬世之榮辱而薰蕕渾殺如此謂之比良遷董可乎

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按儀禮鄉射疏云凡事無問吉凶皆袒左是以士喪禮及大射皆袒左唯有受刑袒右故覲禮乃云右肉袒注云刑宜施於右是也以此攷之周勃誅呂氏之計已定爲呂氏者有刑故以右袒今之非以覘人心之從違也

與父老約爲句下云法三章耳唐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蓋倣此語而

失之

淮陰侯羞與樊噲伍然噲亦未易輕諫留居秦宮鴻門譙項羽排闥入見一狗屠能之漢廷諸公不及也

吳斗南爲漢書刊誤補遺朱文公荅書曰劉氏所斷句如項羽傳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儒林傳出入不悖所聞皆與史記合爲原廟渭壯見一書廟渭之間有於字劉氏所疑亦有誤如溝洫志於楚字本文屬下句下文有於齊於蜀字皆是句首而劉誤讀屬之上句

通鑑不書符瑞高帝赤帝子之事失於刪削綱目因

之文公語錄以此事爲虛

文章緣起有漢惠帝四皓碑今攷高士傳高車山上有四皓碑及祠漢惠帝所立

武帝年十二而決廷尉獄防年之疑明帝年十二而辨陳留吏墾田之贖其英明略同而武帝之事史策不著僅見於通典刑法雜議

武帝紀元朔三年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或云古寫本無注漢書作而肆赦所以見愛也

魏丁儀周成漢昭論云成王秀而獲實其美在終昭

帝苗而未秀其得在始必不得已與夫始者

食貨志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貨殖傳云當

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以藝文攷之李克七篇

在儒家子夏弟子為魏文侯相李悝三十二篇在法家相魏文侯

富國強兵盡地力者悝也非克也貨殖傳誤史記正義云劉向別

錄亦云李悝

賈誼賦見細德之險微顏注云見苛細之人險阨之

證則微當作微見險證而去色斯舉矣見幾而作

史通述傳玄之言曰孟堅漢書實命世奇作及與陳

宗尹敏杜撫馬嚴撰中興紀傳其文曾不足觀豈

拘於時乎不然何不類之甚也

陸澄注班史多引史記此缺一言彼摘半句皆采摘

成句標為異說今其書不傳前輩謂班之於馬時

有遺失如彘肩之不言生有以起自布衣而去也

夫二字垓下之戰史載甚詳而孟堅畧不反

梁書劉之遴傳云古本漢書外戚次帝紀下諸王悉

次外戚下在陳項傳前新唐書列傳蓋做此

匡衡傳注今有西京雜記其書淺俗出於里巷多妄

說段成式云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自追改曰

此吳均語恐不足用今按南史蕭貢著西京雜記

六十卷然則依託爲書不止吳均也
刑法志獄刑號爲平矣酷吏傳序號爲罔漏吞舟之
魚王溫舒傳廣平聲爲道不拾遺曰號曰聲謂名
然而實否也書法婉而直
平當傳云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愚謂周勃亞夫
父子爲相事業過韋平遠甚班孟堅其忘諸乎
藝文志于長天下忠臣九篇劉向別錄云傳天下忠
臣愚謂忠臣傳當在史記之錄而列于陰陽家何
也七畧劉歆所爲班固因之歆漢之賊臣其抑忠
臣也則宜

董公之名不聞魯兩生之氏不著仁義之說如山川
出雲時雨旣降而不有其功禮樂之言如鳳翔千
仞非燕爵之網所能羅古之逸民也

陳萬年爲三公而教其子以譎范滂姜敘之母一婦
人而勵其子以義二漢風俗以是觀之

一梁以折七國之鋒一琅邪以續典午之緒封建可
以支變故安平之功以畫邑之王蠲南陽之興以
東郡之翟義節行可以回人心

辛慶忌之救朱雲張萬福之拜陽城服儒衣冠者亦
可媿矣

功臣表靡有孑遺耗矣孟康曰耗音毛顏師古曰今俗語猶謂無為耗馮衍傳饑者毛食注案衍集毛字作无今俗語猶然或古亦通乎

衛綰以戲車為郎鹽鐵論賢良曰戲車鼎躍咸出補史累功積曰或至卿相鼎躍東方朔所謂鼎官鄒陽所謂鼎士也

武紀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降置五屬國以處之注不載五屬國之名表云攷之地理志屬國都尉安定治三水上郡治龜茲天水治勇士五原治蒲澤張掖治日勒此武帝初置也若金城西河社地

屬國置於宣帝時不在五屬國之數

張良張仲三十代孫張老十七代孫張氏譜云仲見詩老見春秋禮

記

史通云司馬相如始以自敘為傳然其所敘但記自少及長立身行事而已今攷之本傳未見其為自敘又云相如自敘記其客遊臨邛以春秋所諱特為美談恐未必然意者相如集載本傳如賈誼新書末篇故以為自敘歟

桓譚新論漢百姓賦歛一歲為四十餘萬萬吏俸用其半餘二十萬萬藏於都內為禁錢少府所領園

地作務八十三萬萬以給宮室供養諸賞賜漢財
用之數大畧見此

何武曰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李尋曰淮南王作謀之

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今人多以淮南寢謀稱黯

而不及青才能不若節義也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其語見吳步騭疏

西漢末郭欽蔣詡栗融禽慶蘇章曹竟不仕於莽見龔

鮑孔休蔡勳劉宣與卓茂龔勝鮑宣同志不莽時

見卓茂傳王皓王嘉并弃官見李業傳漢史不能表而揚之

為清節傳而僅附見其名氏然諸君子清風肅然

立懦夫之志於百世之下不待傳而彰

論衡孝明之世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移中監以問

百官百官莫知

又云司馬長卿為封禪書文約不具子長紀黃帝至

孝武楊子雲錄宣帝至哀平陳平仲紀光武班孟

堅頌孝明漢家功德頗可觀見今子雲書不傳平

仲未詳其人孟堅頌亦亡

荀爽對策曰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珎宜畧依古禮尊

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注引仲舒對策愚謂

制度之別必有其書非但正法度別上下之對也

春秋繁露有度制篇

董仲舒三年不窺園法真歷年不窺園趙昱歷年潛
思不窺園門桓榮十五年不窺家園何休不窺園
者十七年

號萬石者五家漢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號萬石君
馮揚爲弘農太守八子皆爲二千石亦號萬石君
嚴延年兄弟五人至大官母號萬石嚴嫗秦龔爲
潁川太守羣從同時爲二千石者五人號萬石秦
氏唐張文瓘爲侍中四子皆至三品號萬石張家
漢丞相再入二人周勃孔光御史大夫再入三人孔
光何武王崇後漢大尉再入二人劉矩馬日磾三

入一人胡廣司徒再入二人魯恭胡廣司空三入
一人牟融唐宰相再入五十七人長孫无忌至裴
樞三入十二人武承嗣至鄭畋四入三人韋巨源
姚元之韋安石五入三人蕭瑀裴度崔胤

宋禮志云漢文以人情季簿國喪革三年之紀光武
以中興崇儉七廟有共堂之制魏祖以侈惑宜矯
終斂去襲稱之數晉武以丘郊不異二至并南壯
之祀豈三代之典不存哉取其應時之變而已愚
謂四事唯喪紀廟制先儒議其失

楊雄河東賦義和司日顏倫奉輿注云倫古善御者

愚嘗攷韓詩外傳孔子云美哉顏无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至於顏倫少衰矣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此顏倫善御之事也書此以補漢注之闕

秦亡於嬰而莽立嬰以嗣平速漢之亡也

張踈荅陳遵曰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工陳無已爲秦少游字序云行者難工處者易持呂成公書趙忠定父行實後云處者易持出者難工皆本張踈之意

楊盈川隰川令誌云代恭王之子郢客爲侯周益公

刊文苑英華校正以爲楚元王子郢客爲侯今云代恭之子未詳愚按漢書王子侯表土軍侯郢客代共王子此盈川所用也

嚴延年刻奏霍光擅廢立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朝廷肅焉呂成公大哉延年之奏也自夷齊之後一人而已沙隨程氏謂延年女羅紉爲昌邑王賀妻生子女持轡惟漢人風俗之厚故不以爲嫌王元

石曰宣帝時有大議論三延年以不道劾光夏侯勝言武帝不宜立廟樂有司謚故太子曰戾皆後

世有所不能劉應起時可奏踈謂當使近習畏輔相輔相畏臺諫若申屠嘉能使近習

畏之若嚴延年
能使輔相畏之

鼂錯對策首云平陽侯臣宙等所舉賢良方正太子
家今臣錯自言所舉之人及其官爵無所隱漢制
猶古也自後史無所紀唯唐張九齡對策首云嗣
魯王道堅所舉道侔伊呂糾行秘書省校書郎張
九齡自糊名易書之法密不復見此矣道堅魯王
靈夔之孫本傳稱其方嚴有禮法是以能舉九齡
而秉史筆者不書於傳僅見九齡集

皇甫謐高士傳云成公者成帝時自隱姓名常誦經
不交世利時人號曰成公成帝時出遊問之成公

不屈節上曰朕能富貴人能殺人子何能逆朕哉
成公曰陛下能貴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下能
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祿陛下能殺人臣能不犯
陛下之法上不能折使郎二人就受政事十二篇
班史逸其事孟堅譏太史公之退處士而不為逸
民立傳是以有目睫之論

高帝紀羣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
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此謚議之始
也崔駰章帝謚議見太平御覽

歐陽子曰始為朋黨之論者甚於作備愚攷漢史蕭

望之周堪劉更生同心謀議弘恭石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欲專擅權勢朋黨二字始見於此遂為萬世之禍可謂一言喪邦

何武為沛郡太守決富家翁之子訟奪女財以與子謂翁之思慮弘遠乖崖斷杭民子壻之事其意類此事見風俗通

古今人表許繇巢父為二人譙周古史考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則巢許為一人應休璉又謂之山父

儒林傳毛莫如少路宋景文公引蕭該音義案風俗

通姓氏篇混沌氏太昊之良佐漢有屯莫如為常山太守案此莫如姓非毛應作屯字音徒本反愚按溝洫志云自塞宣房後河復壯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顏師古注屯音大門反而隋室分析州縣誤以為毛氏河乃置毛州失之甚矣以此證之則毛屯之相混久矣屯之為氏於此可攷廣韻云後蜀錄有法部尚書屯度徒渾切與蕭該音不同王式以詩授褚少孫褚氏家傳云即續史記褚先生

沛人為博士

田何子裝釋文序錄作子莊高士傳云字莊

樓護傳云論議常依名節東萊謂居五侯之門而論名節猶爲盜跖之徒而稱夷齊也陳羣爲曹操掾而傳云雅仗名義其能免樓護之譏乎

魏志建安二十年始制名號侯裴松之謂今之虛封蓋自此始按漢樊噲傳賜爵封號賢成君顏注云楚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號或得邑地或空受爵則虛封非始於建安也

崇文總目史雋十卷漢雋之名本於此壺關三老茂漢武故事以爲鄭茂顏師古曰荀悅漢記云今狐茂今漢記本脫今狐茂三字御覽上黨

郡記令狐徵君隱城東山中

張敞集朱登爲東海相遺敞蠟報書曰遽伯玉受孔氏之賜必以及鄉人敞謹分斯貺于三老尊行者曷敢獨享之其言有儒者風味

宣帝以刑餘爲周召非獨弘石也平恩侯亦刑餘而魏相因以奏事戚官之禍漢自宣帝始也

宣紀神爵三年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通典引應邵曰張敞蕭望之言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小吏奉率不足常有憂父母妻子之心雖欲潔身爲廉其勢不能可以什率增天下吏奉宣

帝乃益天下吏奉什二與漢紀不同

黃霸傳鵠雀顏氏注當為頌徐楚金攷說文當為鵠

皇極經世書惠帝崩立無名子為帝王陵爭非劉氏而王宮中已有

非劉氏而帝者矣

賈捐之上書罷朱崖杜佑云捐之誼之孫高見實類

其祖

漢之劉歆魏之元詔賣宗國以徼利而身亦不免小

人可以戒矣

張文潛文帝論謂絳侯之迹異於韓彭者無幾文帝

所以裁之者乃所以深報之也其說大過賈誼體

貌大臣而厲其節乃正論也

楊雄自比孟子而校獵賦乃曰羣公常伯楊朱墨翟

之徒學孟子而尊楊墨與法言背馳矣

樓護之執呂寬小人之不義者也不當傳於游俠法

言獨稱朱家之不德以為長者樓護朱家之罪人

也

讓美德也然當審其是非趙克國不歸功於二將軍

君子以為是顏真卿歸功於賀蘭進明君子以為

非

劉道原曰歷代國史其流出於春秋劉歆敘七畧王

儉撰七志史記以下皆附春秋荀勗分四部史記
舊事入丙部阮孝緒七錄記傳錄記史傳由是經
與史分

漢名臣奏丞相薛宣奏漢興以來深考古義惟萬變
之備於是制宮室出入之儀故司馬殿省門闥至
五六重周衛擊刁斗近臣侍側尚不得著鉤帶入

房

太平御覽

匈奴遺漢文帝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又曰天地
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突厥致書隋文帝曰
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

沙鉢畧可汗

西山先生稱天台劉涿父每舉史傳數百千言漢許
后上成帝書於班史為隱僻處學者多不道一日
對客誦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及設為屏風張
某所等語無一字差前輩讀史精熟如此

李靖曰張良所學六韜三畧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

武是也光武詔報臧官馬武引黃石公記隋志有

三畧三卷

館閣書目云恐後人依託為之

近世有素書一卷六章

曰原始曰正道曰本德宗道曰求人之志曰遵義

曰安樂晁公武云龐亂無統蓋采諸書成之

謂晉有盜

發張良冢者於玉枕初學記又引黃石公陰謀秘

法

董仲舒在建元初對策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傳謂立學校之官自仲舒發之攷之武帝紀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此所謂學校之官也元朝五年始有禮官勸學之詔於是丞相弘請為博士置弟子員儒林傳所載其著功令也詳於取而畧於教不過開祿利之途而已明經而志青紫教子而擬贏金孰知古者為己之學哉儻以仲舒為相使正誼明道之學行於時則學

者興於禮義庶幾三代之風豈止彬彬多文學之士乎

韓信無行不得推擇為吏陳湯無節不為州里所稱主父偃學從橫諸儒排擯不容李陵降匈奴隴西士大夫以為愧秦漢之後鄉黨清議猶嚴也是以禮官勸學則曰崇鄉里之化

困學紀聞卷之十二終

困學紀聞卷之十三
攷史

翟公巽謂范蔚宗書語近詞冗事多注見其自敘云
比方班氏非但不愧今叢陋乃爾豈筆削未定遂
傳之耶乃刪取精要總合傳註作東漢通史五十

卷其書未見

致堂論馬援曰光武非簡賢者必以其女爲太子妃
逆防未然故不授以重任按馬后紀入太子宫在
援卒之後防未然之說非也

呂成公謂馬援還書王祖戒子舉可法可戒者以教

之其心固善不知所教者本不欲其言人之過言
未脫口而已自言人之過何其反也

東觀漢記光武詔曰明設丹青之信廣開束手之路

公孫述傳帝與述書陳言禍福以明丹青之信二句見文選註

明帝爲太子諫光武曰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
之福夫禹湯之道堯舜之道也不以聖人之道養
性而取諸黃老謂之學通尚書可乎以無逸之心
明政之體君道盡矣何羨乎黃老

謝承父嬰爲尚書侍郎每讀高祖及光武之後將相
名臣策文通訓條在南宮祕於省閣唯臺郎升複

道取急因得開覽

謝承後漢書見文選註

漢尚書作詔文

周見

禮

尚書郎乃今中書舍人

見通典

鍾離意謂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本於荀子黃瓊謂
魯禧遇旱以六事自讓本於春秋考異郵

郅惲上書王莽云取之以天還之以天莽猶能赦之
此祖伊之得全於殷紂之世也

魯丕對策見袁宏紀而范史不載

文苑傳自東漢始而文始卑矣

漢政歸尚書魏晉政歸中書後魏政歸門下於是三
省分矣

爲杜密之居鄉猶效陳孟公杜季良也爲劉勝之居鄉猶效張伯松龍伯高也制行者宜知所擇東漢有佛書而諸臣論議無述其言者唯襄楷云浮屠不三宿桑下

班固傳西都賦云招白間下雙鵠榆文竿出比目二

白爲對白間猶黃間也註云弓弩之屬御覽引風

俗通白鷗古弓名文選以間爲鷗非禽名也

東都賦正予樂依識文改樂爲太子文選李善注亦引大予五

臣乃解爲正樂今本作雅樂亦誤蓋五臣本改爲雅

范氏施御注引括地圖曰夏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

氏御之以行程南方按左傳范宣子曰昔句之祖在夏爲御龍氏括地圖之說本於此然蔡墨謂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賜氏曰御龍非禹也

文選放歌行注引崔元始正論永寧詔曰鍾鳴漏盡洛陽城中不得有行者永寧漢安帝年號元始崔寔字也後漢紀不載此詔

崔寔四民月令朱文公謂見當時風俗及其治家整齊卽以嚴致平之意

崔寔政論云諺曰一歲再赦好兒啞唐太宗之言

盖出於此兒與人同如以

剛者必仁佞者必不仁龐萌爲人遜順而光武以託孤期之不唯失於知人其惑於佞甚矣子陵所以鴻飛冥冥也懷仁輔義之言豈特規侯霸哉

東漢三公無出楊震李固之右而始進以鄧梁君子以爲疵故易之漸曰進以正

曲禮少儀之教廢幼不肯事長不肖不肯事賢東都之季風化何其美也魏昭請於郭泰願在左右供給灑掃荀爽謁李膺因爲其御范滂之歸鄉人殷陶黃穆侍衛於旁應對賓客闕里氣象不過是矣

仲平二年昆陽令愍繇役之害結單言府收其舊直臨時募顧不煩居民太守丞爲之立約見於都鄉正街彈碑此募役之始也

孔子曰故者毋失其爲故也蘇章借故人以立威其流弊遂爲于禁源懷忠厚之俗不復見若章者難與並爲仁矣

精廬見姜肱傳乃講授之地卽劉淑包咸檀敷傳所謂精舍也文選任彥升表用精廬李善注引王阜事五臣謂寺觀謬矣

孔壯海峇王脩教曰掾清身潔已歷試諸難謀而鮮

過惠訓不倦余嘉乃勲應乃懿德用升爾于王庭
其可辭乎辭溫雅有典誥之風漢郡國之條教如
此然歷試諸難
恐不可用

孝女叔先推水經注以為光終符縣人又引益部耆
舊傳符有光洛疑即夔道有張帛

劉贛父東漢刊誤謂列傳第七十九注竅淺陋章懷
注書分與諸臣疑其將終篇故特艸艸耳今觀南
句奴論棄蔑天公注引前書云老秃翁何為首鼠
兩端秃翁即天翁其謬甚矣

曹娥碑云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以五月時迎伍

君傳云迎婆娑神誤也

蔡邕文今存九十篇而銘墓居其半曰碑曰銘曰神
誥曰哀讚其實一也自云為郭有道碑獨無愧辭
則其他可知矣其頌胡廣黃瓊幾於老韓同傳若
繼成漢史豈有南董之筆

周舉傳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一月
寒食按淮南要畧云操舍開塞各有龍忌注中國
以鬼神之日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

郭伋為并州牧有童見騎竹馬史通云晉陽無竹事
不可信

光武紀建武二十三年陳留太守王况爲大司徒

七年虞延傳注引謝承書曰况章和元年爲司徒

謝承書誤也

漢詔令人主自親其文光武詔曰司徒堯也赤眉桀也明帝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豈代言者所爲哉

習鑿齒漢晉春秋以蜀漢爲正朱文公謂晉史自帝

魏後賢蓋更張然晉人已以此論

三國鼎峙司馬公通鑑以魏爲正統本陳壽朱子綱目

以蜀漢爲正統本習鑿齒然稽於天文則熒惑守心魏

文帝殂而吳蜀無他此黃權對魏明帝之言也若可以魏爲正矣月犯心大星王者惡之漢昭烈殂而魏吳無他權將何辭以對

邵公濟謁武侯廟文云公昔高卧隱然一龍鬼蜮亂

世其誰可從惟明將軍漢氏之宗相挽以起意氣所同欲持尺筆盡逐姦雄天未悔禍世豈能容惟

史臣壽姦言非公惟大夫周誤國非忠廟食故里

羞此南充置公左右不堪僕童我實鄙之築公之

宮春秋之法孰敢不恭俾千萬年仰其高風陳壽

皆巴郡人今果陸務觀等筆驛詩運籌陳迹故依然想見旌旗駐道邊一等人間管城子不堪誰叟

作降牋公濟之
文蓋果州作

君子小人之天壽可以占世道之否泰諸葛孔明止
五十四法孝直纔四十五龐士元僅三十六而年
過七十者乃奉書乞降之譙周也天果厭漢德哉
諸葛武侯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
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

太平御覽

引要覽二云

武侯不用魏延之計非短於將畧也在易師之上六
曰小人勿用

三國魏有慕弒吳有廢立皆受制強臣蜀漢未亡之

前庸主尸位而國無內憂昭烈武侯之規摹遠矣
水經注引武侯與步騭書曰僕前軍在五丈原原在
武功西十里馬冢在武功東十餘里有高勢攻之
不便是以畱耳武侯表云臣遣虎步監孟琰據武
功水東司馬懿因水長攻琰營臣作竹橋越水射
之橋成馳去此可以禪武侯傳之闕晦翁欲傳末
畧在瞻及子尚歿節事以見善善及子孫之義南
軒不以爲然以爲瞻任無將相而不能極諫以去
黃皓諫而不聽又不能奉身而退以與主之一悟
可謂不克肖矣兵敗身歿雖能不降僅勝於賣國

者耳以其猶能如此故書子瞻嗣爵以微見善善
之長以其智不足稱故不詳其事不足法也此論
甚精

昭烈謂武侯之才十倍曹丕以丕之盛終身不敢議
蜀也司馬懿畏蜀如虎非武侯之敵史通云陸機
晉史虛張拒葛之鋒又云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
枉然則武侯事蹟湮沒多矣

八陣圖薛士龍曰圖之可見者三一在沔陽之高平
舊壘一在新都之八陣鄉一在魚復永安宮南江
灘水上蔡季通曰一在魚復石蹟迄今如故一在

廣都土壘今殘破不可考

君子其潛如龍非迅雷烈風不起其翔如鳳非醴泉
甘露不食司馬德操諸葛孔明俱隱於耕稼而仕
止殊魏玄成徐洪客俱隱於黃冠而出處異如用
之易地則皆然

鄧艾取蜀行險以徼幸閻伯才陰平橋詩云魚貫羸
師堪坐縛爾時可嘆蜀無人

張文潛梁父吟曰永安受詔堪垂涕手挈庸兒是天
意渭上空張復漢旂蜀民已哭歸師至堂堂八陣
竟何爲長安不見漢官儀鄧艾老翁誇至計譙周

鼠子辨興衰其言悲壯感慨蜀漢始終盡於此矣
說齋云人心思漢王郎假之而有餘人心去漢孔
明扶之而不足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魏文喜躍於爲嗣之初大饗
於憂服之中不但以位爲樂而已其慕漢也嗟然

自以爲舜禹可以欺天下乎

曹植拜先君墓與友人宴於松栢之下爲

詩云樂至憂復來又云可不極娛情其末流至於阮籍禮法之亡自魏文兄弟始

晉傅玄曰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
而天下賤守節然則放曠之風魏文實倡之程子
謂東漢之士知名節而不知節之以禮遂至苦節

苦節旣極故魏晉之士變而爲曠蕩愚謂東都之
季或附曹羣忘漢筌蕙化爲茅矣苦節之士安在
哉傳玄之言得之

律章句馬鄭諸儒十有餘家魏明帝詔但用鄭氏章
句范蜀公曰律之例有八以淮皆各其及卽若若
春秋之凡宋莒公曰應從而違堪供而闕此六經
之亞文也

魏以不仁得國而司馬氏父子世執其柄然節義之
臣鬻巨姦之鉅若王凌以壽春欲誅懿而不克文
欽母丘儉以淮南欲誅師而不遂諸葛誕又以壽

春欲誅昭而不成千載猶有生氣魏爲有臣矣鄭
漁仲謂史黨晉凡忠於魏者爲叛臣齊史黨齊凡
忠於宋者爲逆黨史通亦云古之書事也令亂臣
賊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

學如牛毛成如麟角出蔣子萬機論

司馬孚自謂魏貞士孚上不如魯叔昫下不如朱全
昱謂之正可乎

魏文帝詔曰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

服飲食難曉也
俗語有所本

管幼安如郭林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蘇文定

贊之曰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
江表傳羣臣以孫權未郊祀奏議曰周文武郊豐鄠
非必中土權曰文王未爲天子立郊于豐見何經
典復奏曰漢郊祀志匡衡奏言文王郊於豐權曰
文王德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俗儒臆說
非典籍正義不可用權之識見高於羣臣矣漢儒
不及也

孫權破關羽而昭烈復漢之志不遂權稱臣於曹操
稱說天命英雄之氣安在哉故朱子曰權亦漢賊
也

諸葛恪傳注虞喜志林曰况長寧以為君子臨事而
懼好謀而成又曰往聞長寧之甄文禕亦見通鑑文禕
謂費禕也長寧未詳其人蓋蜀人也廣韻引何氏
姓苑有况姓廬江人

嚴峻之遜呂蒙有鄭子皮之風陸遜之薦淳于式有
晉祈奚之風吳安得不興乎

孫堅與策皆以輕敵隕其身權出合肥之圍亦幸而
免

孫休之遣李衡有高帝之度其討孫琳有叔孫昭子
之斷吳之賢君也

孫峻薦諸葛恪可付大事而恪終歿於峻之手易曰
比之無首無所終也漢昭烈託孤於孔明而權乃
託孤於恪劉孫之優劣於此可見

吳築涂塘晉兵出涂中涂音除即六合瓦梁堰水曰
滁河南唐於滁水上立清流關或以涂塘音塗誤也元和郡

縣志滁州即涂中

楚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諸葛恪東關之勝
亦以此敗其失在於自用

史通云晉史所采多小書若語林世說搜神記幽明
錄是也曹干兩記孫檀二陽秋皆不之取其中所

載美事遺略甚多

曹嘉之十寶晉紀孫盛檀道鸞晉陽秋

又云唐修

晉書作者皆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晁子止亦謂晉史叢冗最甚

李華云千寶著論近王化根源

謂晉紀論以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

放翁豐城劒賦謂吳亡而氣猶見其應晉室之南遷

愚謂豐城二劒事出雷次宗豫章記所謂孔章者

即雷煥也盖次宗之族此劉知幾所云莊子鮒魚

之對賈生服鳥之辭施於寓言則可求諸實錄則

否而唐史官之撰晉史者取之後人因而言之誤

矣顏師注漢書凡撰述方志新異穿鑿者皆不錄

注史猶不取况作史乎

豫章見藝文類聚

晉元帝為牛氏子其說始於沈約而魏收島夷傳因

之唐正觀史官脩晉書亦取馬王劭謂沈約喜造

奇說以誣前代劉知幾亦以為非而致堂乃謂元

帝冒姓司馬過矣

演蕃露云晉郭展為太僕留心於養生而廐馬充多

潘尼為太僕箴敘列其事皆推養生而致之於馬

今按郭展事見晉諸公贊潘尼為乘輿箴見晉書

非太僕箴也盖誤以二事為一

后妃傳贊持尺威帝庾亮傳論牙尺垂訓帝深念於

負芒按殷芸小說晉成帝時庾后臨朝諸庾誅南
頓王宗帝問南頓何在荅曰黨峻作賊已誅帝知
非黨曰言舅作賊當復云何庾后以牙尺打帝頭
云兒何以作爾語帝無言惟張目熟視諸庾甚懼
阮嗣宗蘇門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
不見陰光代為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
俯仰間貧賤何必終其有感於師昭之際乎然勸
進之作焉能追春秋之誅

反鏡索照出夏侯湛抵疑湛贊閔子騫云聖既擬天
賢亦希聖前已有此語矣

東坡謂劉壯輿曰陶威公忠義之節橫秋霜而貫白
日晉史書折翼事豈有是乎陳忠肅亦曰陶公被
誣以晉之刑政不行於庾元規也元規以筆札啗
王隱折翼化鶴之事隱與杜延業共為之也

庾翼謂天公憤憤李文饒曰昔秦時今策謂之天醉
豈天之常醉哉吁為天者亦難矣詩云民今方殆
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

憎是之謂知天

天醉見張衡西京賦庾信哀江南賦

何曾荀覲之孝論者比之曾閔夫以孝事君則忠不
忠於魏又不忠於晉非孝也覲之罪浮於曾曾之

驕奢禍止及家覲之姦諛禍及天下

山濤欲釋吳以爲外懼又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其深
識遠慮非清談之流也顏延之於七賢不取山王
然戎何足以比濤猶磻之於玉也

康節邵子西晉吟有刀難剖公問腹無木可臬元海

頭禍在夕陽亭一句上東門嘯浪悠悠攷之晉史

賈充納女以壬辰劉曜陷長安以丙子相去纔四

十五年姦臣孽女之敗國家吁可畏哉近世賈妃

辰而宋之禍亦
以丙子悲夫

江默云唐虞三代有疑赦而無大赦漢唐有大赦而

無郊赦故大赦始於春秋而郊赦始於五代愚謂
晉王彪之荅簡文云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常
謂非宜則郊赦東晉有之非始於五代也

通鑑秦兵旣盛謝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荅曰已

別有旨旣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

遂命駕出遊山墅與玄圍碁賭墅綱目刪玄不敢

復言乃令張玄重請二句則圍碁爲張玄乎謝玄

乎世說注引續晉陽秋曰與兄子玄圍碁然二玄

當如漢書敘臣勝臣夏侯勝以姓別之

王導之孫謚授璽於桓玄謝安之孫澹持冊于劉裕

此朱子所以嘆嗣守之難也無忝乃祖一

桓玄篡逆下承之謂宗廟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長

亂臣賊子祭及其祖可以長世乎斯言不當汗簡

牘

晉史忠義傳可削者三人韋忠不見裴頠辭張華之

辟初節亦足稱矣而仕於劉聰為之討羗而死非

為晉死也謂之忠義可乎王育仕於劉淵劉敏元

仕於劉曜舍順從逆皆失節者也忠義安在哉唐

之修晉史也許敬宗李義府與秉筆焉是惡知蘭

艾鸞梟之辨

陶淵明讀史述夷齊云天人革命絕景窮居述箕子

云矧伊代謝觸物皆非先儒謂食薇飲水之言銜

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讀者不之察爾顏延年誅

淵明日有晉徵士與通鑑綱目所書同一意南史

立傳非也

策扶老以流憇謂扶老藤也見後漢蔡順傳注

淵明與子儼等疏潁川韓元長謂韓融韶子後漢有傳濟壯

汜稚春謂汜毓晉書有傳集云范稚春誤南史

朱文公曰陶公栗里前賢題詠獨顏魯公二篇令人

感慨今攷魯公詩云張良思報韓龔勝耻事新狙

擊苦不就舍生悲拖紳嗚呼陶淵明奕葉爲晉臣
自以公相後每懷宗國也題詩庚子歲自謂羲皇
人手持山海經頭戴漉酒巾興與孤雲遠辨隨還
鳥泯見廬山記集不載

樂廣客蛇影與風俗通所載杜宣事同

蒼蠅傳赦異苑以爲晉明帝與符堅載記同

嵇康魏人司馬昭惡其非湯武而歿於非辜未嘗一
日事晉也晉史有傳康之羞也後有良史宜列於

魏書

司馬師引二敗以爲已過司馬昭怒王儀責在元帥

之言昭之惡甚於師

劉殷失節於劉聰而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大節
已虧其言之是非不足論也

千寶論晉之創業立本固異於先代後之作史者不
能爲此言也可謂直矣

焚石勒之幣江左君臣之志壯矣僭號之國十六而

晉敗其一符堅滅其三李勢慕容超姚泓不可以清談議晉

晉簡文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憂主辱東魏

靜帝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本

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至今使人流涕

祖逖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晉之德澤
淺矣姚弋仲曰亟自歸於晉王猛曰勿以晉爲圖
人心知義非後世所及也

南豐記王右軍墨池云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愚
謂右軍所長不止翰墨其勸殷浩內外協和然後
國家可安其止浩壯伐謂力爭武功非所當作其
遺謝萬書隨事行藏與士卒同甘苦謂謝安虛
談廢務浮文妨要非當世所宜言論風旨可著廊
廟江左第一流也不可以藝掩其德謂之一能過
矣

慕容恪尚在憂方大耳如得臣猶在憂未歇也覘國
者以人爲輕重

宣帝紀論竊鍾掩耳以衆人爲不聞出淮南子

楊盛不改義熙年號其志如陶靖節孰謂夷無人哉

盛武
都王

袁宏以伏滔比肩爲辱似知耻矣而失節於桓溫之
九錫耻安在哉

謝邈傳孝武多賜侍臣文詔辭義有不雅者邈輒焚
毀之通鑑云帝好爲手詔詩章以錫侍臣或文詞
率爾徐邈應時收歛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

覽然後出之此一事也晉書以爲謝邈通鑑以爲徐邈必有一誤

晉之伐吳杜預曰孫皓或怖而生計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隋之伐陳文帝投柀於江曰使彼懼而知改吾又何求隋文之識若優於預矣以時攷之吳猶有死守之臣杜預所以詭形而不敢露陳不聞力戰之將隋文所以衡行而無所忌預之言近乎實文帝之言非其誠也

文心彫龍謂江左篇製溺乎玄風續晉陽秋曰正始中王何好莊老至過江佛理猶盛郭璞五言始會

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許詢孫綽轉相祖尚而詩騷之體盡矣

愚謂東晉玄虛之習詩體一變觀蘭亭所賦可見矣

梁武帝勅羣臣自太初終齊撰通史六百二十卷元魏濟陰王暉業起上古終宋著科錄二百七十卷其書無傳高氏小史自天地未分至唐文宗爲百二十卷今雖存而傳者鮮自書契以來未有如通鑑者

宋周朗有積帶寶笥著衣之論司馬文正公有耳視目食之說皆足以儆世迷

魏之篡漢晉之篡魏山陽陳留猶獲考終亂賊之心

猶未肆也宋之篡晉踰年而弒零陵不知天道報
施還自及也齊梁以後皆襲其跡自劉裕始

徐羨之傅亮謝晦之歿猶晉之里克衛之甯喜也文
帝不失爲叔孫昭子

宋文帝魏大武佳兵者也皆不克令終不祥好還之
戒昭昭矣

葉少蘊云齊武帝欲爲斐后立石誌墓中王儉以爲
非古或以爲宋元嘉中顏延之爲王球作誌墓有
銘自宋始唐封演援宋得司馬越女冢銘隋得王
戎墓銘爲自晉始亦非是今世有崔子玉書張衡

墓銘則墓有銘自東漢有之周益公謂銘墓三代
有之唐開元四年偃師耕者得比干墓銅槃東漢
誌墓初猶用甄久方刻石

越齊高帝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程致道贊米元章云是千載人不可無一

南豐序齊書曰蕭子顯之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
刻彫藻續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愚謂子顯以齊
宗室仕於梁而作齊史虛美隱惡其能直筆乎

梁武帝曰應天從人致堂謂易之革曰順天應人未
聞應天也爲是言者不知天之爲天矣愚按梁武

之父名順之故不云順天避諱也後人應天之語

蓋襲其誤蕭道成之篡奪順之為

爪距豈知祚移其子乎

梁武帝時錢陌減始有足陌之名唐末以八十為陌漢隱帝時王章又減三錢始有省陌之名

後魏葛榮陷冀州賈景興稱疾不拜每捫膝曰吾不負汝偽楚之僭喻汝礪捫其膝曰此豈易屈者哉以捫膝自號蓋本於此

宇文泰弒君之罪甚於高歡之逐君乃以周公自擬亦一莽也

北齊魏長賢曰王室板蕩彝倫攸斁大臣持祿而莫

諫小臣畏罪而不言虛痛朝危空哀主辱匪躬之

故徒聞其語有犯無隱未見其人發不恤緯而憂

宗周之亡女不懷歸而悲太子之少况委質有年

安可自同於匹庶其言凜然可以立懦夫之志作

史者以魏收之族與之同傳蘭艾混殺甚矣長賢

也

高洋之惡浮於石虎符生一楊隋安能救生民之溺

乎

執笏始于宇文周保定四年紫緋綠袍始于隋大業

六年

蕭方等梁元帝子為三十國春秋以晉為主附列劉淵以下二十九國通鑑晉元興三年引方等論綱目但云蕭方誤削等字

晉之篡魏以賈克其亡亦以克隋之平陳以楊素其亡亦以素立太子妃易太子亡之兆也玄感之於素猶李敬業之於勣也煬武之立素勣之力也其子欲撲其燎

可乎

祖君彥檄光武不隔於反支乃明帝事見王符潛夫

論反支日用月朔為正戌亥朔一日申酉朔二日午未朔三日辰巳朔四日寅卯朔五日子丑朔六日

壯史李繪六歲求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許偶年之忌見於此

梁武帝策錦被事劉峻以疏十餘事而見忌又問栗事沈約以少三事而為悅君之於臣爭名記誦之末燕泥庭艸於隋煬何議焉

李仲信屋為南北史世說朱文公謂南北史凡通鑑所不取者皆小說也

隋萬寶常聽樂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隋之不久不待聽樂而知也師尚父曰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使隋用寶常之言復三

代之樂其能久乎寶常之先見不逮房玄齡

徐楚金云隨文帝惡隨字為走乃去之成隋字隋裂

肉也其不祥大焉殊不知隨從走走安步也而妄

去之豈非不學之故

陳無淮無荆襄無蜀而立國三十二年江左猶有人

也

魏節閔帝陽瘖避禍至于八年終身為范粲可也天

何言哉之言一出諸口遂以不免程子曰節或移

於晚守或失於終

寧為袁粲歟不作褚淵生宋石頭城之謠也寧為王

凌歿不為賈克生宋沈攸之之言也悲君感義歟

不作負恩生陳魯廣達之留名也與其含耻而存

孰若蹈道而歿秦郭質之移檄也與其屈辱而生

不若守節而歿燕賈堅之固守也寧為南鬼不為

北臣則有齊新野之劉思忠寧為趙鬼不為賊臣

則有趙仇池之田崧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則有

魏樊城之龐息寧為國家鬼不為羌賊臣則有晉

河南之辛恭靖之人也英風勁氣如嚴霜烈日千

載如生其視叛臣要利者猶犬彘也

韋孝寬知兵而不知義尉遲迴之討楊堅所以存周

因學... 卷之二十三

也孝寬受周厚恩乃黨堅而滅迴堅之篡也孝寬
實成之難以追春秋之誅矣

楊堅以后父篡國亦一莽也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
之必及其世堅之謂矣莽堅之女皆節婦也爲其
父者亦少愧哉

顏見遠成節於蕭齊其孫之儀盡忠於宇文周常山
平原之節義有自來矣

困學紀聞卷之十三

終

